



1 4
1548
21



14
1548
21

懷舊集序

長樂 馮舒 己蒼撰

懷舊集

向秀追尋曩好棟宇空存陸機遺計生平凋零殆盡乃知
世古今之通慨矣子也爰自卯齡泊乎衰老
時先以
指乘車
生之可
顯
之莫
桑生
滄海
痛人
琴之
兩非
魯殿
獨
存亦
堯年
道改
矣循
髮自
念顧
影空
潛回
首殘
編時
留佳
句
還抽
腹笥
臆憶
贈言
於是
和淚
賦墨
朝書
暝寫
凡得
二十四
人詩
詞二百
餘首
分為
上下
兩卷
名曰
懷舊
集并
各題
小序
以見
平生
其僅
取雜
錄者
則以
山川
阻絕
搜索
無從
兼之
稿

贈和十八
十二月三日
贈衣

1548

23

新舊集

懷舊集序

長樂 馮舒 已蒼撰

向秀追尋曩好棟宇空存陸機還計生平凋零殆盡乃知閱水成川閱人成世古今之通慨矣子也爰自卅齡泊乎衰老其間親承負劍時聆先執之緒言相揖乘車馴觀後生之可畏四十年來蓋顯顯無有忘棄者豈生初盛世老際橫流火燄崑山嗟玉石之莫辨桑生滄海痛人琴之兩非雖魯殿獨存亦堯年道改矣循髮自念顧影空潛回首殘編時留佳句還抽腹笥臆憶贈言於是和淚舐墨朝書暝寫凡得二十四人詩詞二百餘首分為上下兩卷名曰懷舊集并各題小傳以見平生其僅取雜桑者則以山川阻絕搜索無從兼之鴻

鯉參差存亡未審若夫鶴師裔自練川鳳氏生從青社則以
松枝東指已建育王之塋虞峯西邁亦有真娘之墳書合牽
連人同流寓昔稱投漆今匪濫觴嗚呼人間何世山陽之涕
凄然天道甯論華表之歸已矣所冀清風穆穆未絕於微言
神理綿綿不隨夫氣運云爾順治丁亥上巳日

懷舊集卷上

顧雲鴻五首 邵濂十首

何大成二十四首 徐濟忠十一首

魏浣初十九首 魏冲十首

徐錫祚九首 孫森二首

孫朝肅十五首 顧大武六首

郭際南曲子詞二首

顧雲鴻

君字朗仲中應天鄉試屢上春官不第卒君為人清介特立
欲以名教是非自任監司府縣吏多重之君足跡不及偃室
去城十八里有孫氏廢圃曰藤溪君得而樂之居其中教授

生徒而已少而讀書以四几周其身堆書及棟埋頭于中劣
得隙光映字累月不出戶五經三史畧皆上口顧負氣友人
妻爲勢家子所辱君奮身渡海走千里白之督學御史必禡
其青衿乃已憶子童子時就家塾君過先府君話竟日見子
讀左氏傳指首簡爲言先經起義後經終事之說甚詳子拱
立不敢左右視君歎曰此子于讀書應得深解善教之無令
庸人據師席也是時君鬚鬢已白形骸肅然出物外如在目
矣

昭君怨二首

一閉昭陽一十春才瞻天表便胡塵繇來錯道君王棄過眼
何曾屈一人

萬里金閨萬里心黃沙漠漠雪山陰胡兒盡向琵琶醉不識
絃中是漢音

還山二首

早得滄洲趣今償岐路辛風塵清噩夢天地乞閒身白水徵
新約青山泥故人此中堪自王吾始得吾真
柴門一以杜勝事日相因移竹聽初雨披花迓故人石苔依
地古樵語隔牆新不省前年夢勞勞易水濱

卽事

山腰未雨雲先濕湖面無風水自波一覺虛齋人事少重陰
高樹晚涼多

邵濂

君子茂齊一字齊周少以時文有聲黌序間當世謂之名士
屢試南宮不第抑鬱卒年齒長于先府君憶子年十五從先
府君觀縣令耿橘講學于虞山書院甫入門見君兩鬢婆婆
方倚門鄣其足府君命子揖子遽揖君振手止之有一少年
前謂君曰吾為邵先生得一佳夢夢先生朱衣銀帶乘輿後
有諸生百許人隨公後意謂公已下第當循年得歲貢為教
官也旁聆失色君獨怡然曰此之謂善頌善禱子方病安得
俟歲及而貢且飽苜蓿令君輩隨行乎一笑無忤是時先府
君已有榮木之感歸而歎息踰年卒果不及貢也指顧間已
四十年讀君詩清曠玄澹想見生平矣

病中雜作

有來問疾者疑我多憂煎高文不見收良農不逢年五內相
剝擊肌肉傷羸辱他人宜其爾而我獨不然吾心如虛空吾
身任諸緣生死且一貫得喪何有焉然則病何從無乃賦質
偏不見蒲柳姿望風先摧顛吾其委大化取快性所便庶無
中道天聊以全吾天

雨

終日雨如絲連山芳草碧庭際孤雲屯遙村暮煙積野渡行
人稀沙淨閒鷗立寂寞想晤言誰能破苔跡

養疴

造物藏吾拙山林合養疴依雲攤枕席過雨坐松蘿自識三
心淨無妨入苦多蕭然方丈室儼似老維摩

鄰家植荷盆中高出牆外予于齋頭見之戲題二首

露珠濯濯曉光新紅粉初施彩色勻
憔悴自憐非宋玉東家何事亦窺臣

乍見牆頭如欲語側身相近忽低回
可憐月白風清夜遙望清芬醉一杯

梳髮

髮白真堪惜蕭蕭可奈何西風吹病樹
殘葉苦無多

官禁虎邱游客戲爲二絕

青山亦有官司管游妓游人總不容
獨放生公臺上月孤懸清影照寒筇

空山雨過淨無埃夜色澱鮮爽氣開
笳鼓不將清思溷但教

幽客抱琴來

題畫

松風颼颼吹白石竹杖蕭蕭支老骨
應知不似世間人鬚眉亦作煙霞色

今日是我日

今日是我日曳杖隨所如溪頭碧流淺
石上松陰虛風來和行歌雲過還相娛
僧厨飯粟充腹已有餘無月蚤歸來有
月且躡蹻

何大成

君字君立晚自稱慈公祖纒萬厯甲戌
進士官不達卒君其孤孫也以孤故驕
少習舉子業必設臯比南面據案坐夜
難

兩巨燭若官府治事者所居去城七十里曰何家市市以君家得名市有楊氏者以財豪里中不相下里中兒固不悅楊矣適楊之役夫死夫固何僕也黠者故爲謾言激君君怒乃集市人媿隊執械往殘破其家楊訟之君不勝走四千里從陳參議禹謨貴州參議適勦叛苗君佐其軍有功幾得官而參議卒不得志歸君性伉急善罵人婦更奇妒當嗃嗃相搆時旁人見其夫婦若嶷嶷額出角然然實無他腸與予最善得一書必相通假約日還風雨不誤爲詩多骯髒其天性也歲癸酉苦蝗旱田不粒而催科日急君一日過里人家持茗椀上自宰輔監司旁及邑中縉紳無不罵罵未已忽顧其後曰噫然則我殆死乎手椀墮地仆所坐胡牀中而卒無子遺

書散爲雲煙矣

癸酉自壽

自哭自歌人不解不夷不惠我真癡鞭筆今古渾芻狗傲睨乾坤歎小兒孤劍出綵還獨舞生駒脫轡浪教騎六旬老我成何用世遠黃虞有所思

從村市夜歸

竹樹半搖落遶溪星影乾炊煙籠澹月野燒映荒灘驚犬吠還急危橋步未安應門無稚子青燐出林端

村晚幽居

夾岸篠如織映門花滿灣人幽見山靜谿定覺魚閒千卷眼仍在一杯心自頑斜陽無限好植杖倚柴關

同馮己蒼昆季入寒山抄玉臺新詠畢遂游天平
吾儕真書淫餘事了游癖既理支硎棹旋放天平履自惟老
脚硬尙堪年少敵登登及山椒千步始一息憑高一以眺萬
木靜如拭湖光浩渺平山容逶迤出憶昨小宛堂抄書忘日
辰手如蠶食桑心似蠶營蜜今朝始畢功探奇何孔棘蠅營
滿天地此樂無人得游山撥爲樵菟書甘作賊幸茲江南安
二事乃吾職

次日蚤起別趙靈均從放鶴亭至觀音寺落舟

穩夢枯葉下山月淨于水夢旣繞空山月亦低窗紙主人帶
月興客亦拋夢起篝燈坐嚴霜還疑夢中視濁酒數十杯不
辨醅與醜迤里踏寒蕪路滑石錯趾忽過放鶴亭馬跡尙爾
爾手持玉臺集忍凍忘墮指支公固高韻狂興不及此殿閣
露微紅于焉禮大士再拜再爲祈所祈非世祉一願老脚健
日整登山齒二願老眼明博覽窮經史假我二十年日與二
三子抄書與游山此樂可忘死祈罷同歸舟舟移山月徙

經廢宅

蠹樹生穉瘦枯池帶蘚平燕巢欲畫棟雞柵覆雕甍墻粉兒
童剝庭基野老耕白頭遺媪在匡坐說平生

園笋

園笋太無賴強來穿曲廊非緣避荆棘應且畏風霜伴我閒
書卷對君空肺腸稍于墻脚礙移築亦何妨

秋夕

滿庭秋露滴疎桐茅屋深深一盞紅景到乍涼秋半後人當
垂老病餘中無衣已覺風如箭怕雨還欣月似弓歸雁不知
腸欲斷一聲遙唳碧天空

一室

一室足寒竹小門流水通墻圍太古色雞犬上皇風客或攜
琴至鳥時衝樹逢此中聊復爾天道任張弓

寒雨

檐溜似人語催愁攪夢魂村雞啼不曙野火燎仍昏有病欺
貧老無家活子孫明晨羞攬鏡有雪入髭根

過公邁弟墳浜西之村居喜其幽絕

亂雲叢木蘸溪光古屋蕭然葦岸藏石獸有靈嘶敗冢野花

無主笑寒塘槎崩羣獺迎霜活月黑哀鴻帶箭翔想得夜分

機杼靜一編相對擁匡牀

弟婦知書

憶周云治

老樹傍檐隙古牆生晝陰半衾樓別淚一鴈攪離心秋冷不
禁夢世衰空費吟加餐應努力此外任浮沈

醉後偶題

鎖却雙眉慰未開愁心難向酒中灰強尋新句發狂興詩過
少年狂不來

辛未秋不成過上真宮滿路皆惡草

寂寂高原刈穫稀牛羊不下夕陽遲花田雨後唯枯草

吾鄉俱種

木棉花謂之花田

菱角霜殘祇廢池徵稅逼人飛火票

縣牒四面畫火謂之火票

買荒無計借秋絲農家報荒于縣不買不可得欲過古院排閒悶滿眼荆
榛更不支

荒園

天桃穠李太匆匆尙遲清陰百尺桐門外草齊新漲綠階前
花落正翻紅旋泥粉壁矜新句乍卷疎簾待好風此日衰翁
有奇事朝來酌酒祝牛宮

山月

夜靜眾山黑半痕生破扉幽明通一點情性與俱微乍落松
濤外還歸煙嶺西凭闌動鄉思莫照禦寒衣

打魚歌

冥濛細雨春如客百計留春留不得楊花撲面藕生錢到處
波紋鴨頭色窮鄉有客艤扁舟一笑能爲十日留主人有酒
無下物發興拏楫乘春流驚看一網舉雙鬣錦鱗煜燿疑蛟
蚪淨獐撥刺迎人立船頭跳擲船尾濕搗薑研桂還助辛直
斫橫批看去乙須臾雕椀琥珀紅擎來片片生香風甘鮮脆
薄不勝口倏忽放筯深盤空主人舉杯爲客壽今日不樂如
此酒郇公石尉豈不豪借問此樂曾得否吾家久住東海濱
維師尙父恒垂綸明朝共釣玉璜去尺甲寸鱗何足論
贈白雲洞了禪師
破衲蒙頭病廢禪萬緣多盡一機圓朝暎任照空濛外石窟
潛開太古先煤竈久荒塵飯火椰瓢單貯淨瓶泉下方鐘梵
沈沈夜惟有松濤攪坐眠

題陳良甫大風歌碑本冊

灞上亭長眞英雄酒酣拔劍歌大風三侯五伯傳樂府憑誰
寫留長樂宮云出扶風曹喜手擘窠大篆蛟龍走十日坐卧
枉費心三月覃思亦何有開君此冊歎不足赤帝興亡一何
速孺子山陽竟何在韓信彭王空赤族嗚呼賢子不守守四
方趙堯豈是張子房昨朝遺命託周昌明晨催看人彘忙

秋夜長

牀頭饑鼠嚼枯琴擊擊戛戛傷客心客心勞勞隔千里家在
吳頭楚之尾煙波浩渺不可期欲寄音書那得知八月長江
滿秋草茫茫不辨沅湘道芙蓉原是短命花搖曳紛披爲誰
好江風江雨吹離魂魂歸不歸如浮雲浮雲令令化爲水恍

惚離聲來入耳

抵夔州覓少陵草堂

成都草堂今若何且向西瀼飽經過亂山不斷煙雨色匹馬
時聽巴渝歌峽中長年布帆穩驛路官長油衣多吳趨老人
真好事貪訪遺跡空蹉跎

樓山關箒

箒密疑藏虎天低轉礙山有猿禁客淚是石舞煙鬢千古沈
蠻徼何年闢漢關平生經險患汗漫不思還

黔歸憶上眞院月窗玉丹二羽士并示其弟子

踏遍三湖五嶺春歸來還贖一閒身舍旁亦有無塵地竹筴
松枯換主人

懷舊集卷一
初冬過上真院邂逅故交向晚惜別

廢院少來客寒林每獨尋
老紅樓殿角殘碧土牆陰
忽謾逢如玉遙驚舊斷金
流連殊未已白白恨西沈

徐濟忠

師字良夫又曰子公性孝友喜讀書家貧無墳籍每與人通
假當師時世尙王李學非先秦漢魏不道師旁窺遠探獨得
大麻已還宋元諸家風旨有詩一百首名綴閒集子爲序而
刻之父干之與先府君善齒亦鴈行故子少年從師游雖師
弟也而抵掌厭厭若友嘗謂子曰吾生平五行當不得科第
然有三願若可就我志畢矣其一欲得田三十畝使益有餘
粒不藉教授生徒以給其一願得經史及諸子集數十家人

所恒讀者不俟他假其一願得一細褐作衣禦寒子時劇笑
不已迺竟不遂僅得一褐麤甚也嗚呼悲哉師歿時其孫數
歲亦暴亡踰日而活曰吾見有迂翁者旌旗輿從甚眾吾從
翁往至水濱入巨艘侍從俱青衫辟易翁衣朱衣帶金帶據
臯比南面坐謂我曰翁生平讀書寡效今往生浙中富人家
十八登第三十八成進士且一字不識也歸語汝家士爲祟
故家人病當醮以夜吾當一歸視此後絕矣祭享無益也顧
從者掖登岸舟遽發聞砲聲遂甦家人如師言醮時若有影
响云師次子名守質字子野乙西北兵至子野戀其母不肯
避遂死于孝別有紀

碧戶二十八韻

碧戶飛輕絮清波湧弱洪隔街鶯語滑遙閣燕泥濛惆悵無
緣近徘徊有徑通相要青玉案許達蕊珠宮屈膝金屏合同
心錦炬籠香濃迷處所廊盡出房櫳始覺薰蘭氣還投綺繡
中須臾雲杳靄良久佩琤璫怯怯嬌羞劇珊珊步履工頃時
來荏苒一見意怔忡覲面驚披霧迴腰婉似鴻稍疑珠串重
生怕粉酥融占袖低支髻傳杯半斂躬鴛鴦方下牒葭玉遂
成叢祕戲宜長夜深盟指素衷從茲雲墮月無聞雨兼風婀娜
媚勾欄下流連曲檻東相憐多宛轉觸處鬪玲瓏砥筆初師
衛分牋和惱公短歌時按拍長袖忽飛空鼓辨颿回節絃知
纓後桐神針應似薛記曲擬名紅子既才多甚子慚志若蒙
雖非比翼鳥願作叩頭蟲仙種眞難問駢肩底是濃生依嘗
頰倩死殉或如馮綠鬢爭才貌烏絲誓始終牽連情不已愁
化美人虹

經秋

日色經秋白天色經秋碧木葉啼風似雨聲絮絮蘆花疑柳
陌已是時光易斷腸何勞鴈陣一行行蓮房已墜芙蓉死叫
殺無情月夜霜

聽吳澹如歌

避暑當清夜邀歌宴上才美人妹自愛坐客敢頻催發口芳
蘭襲滿天涼露來簫聲追不得餘韻月徘徊

六月一日望天尺軒作

豫章猶自覆叢叢蒼翠高翻白日風十二年前斯夕裏兩三

懷舊集卷上
人話此軒中當時急難情何極誰道死生今不同涕淚已枯
惆悵在賺人天道說張弓

張慎其畜得白鸚鵡向往見之今來已亡矣

樽前見慣雪衣娘鶴髦花冠下道場新授蜜多臨鏡語啄殘
玉粒出籠香夢回千里隴山月舞散一團江夏霜應向海潮
音裏住白蓮冉冉水茫茫

九日留客

年來種種帽難遮慣被風欺笑孟嘉幸有白衣曾送酒近看
黃菊欲開花上簾稍蟹從伊捉就釣鱸魚不用賒情話留連
遲月影只如風雨阻歸家

重展讀過書

老年却讀少年書勿道生新趣不如鄉曲故人談舊事點頭
重憶勝當初

馮瀛王

舉世談是非莫辨白與黑舉世談忠義莫辨主與賊君位似
傳舍臣心似遺跡中原無定主吾生亦何職譬彼行脚僧沿
門以乞食稍爲說因果聊以破愚惑

偶書二首

仲容步兵厨元亮彭澤粟昔人秉嘉尙終然殉嗜欲伊予未
絕粒兩甌已饜足伊予未止酒一合便不于饜餐自踰涯巖
鼠易滿腹天尙不從人樂饑以爲福

幽窗苦不適循事念生平不恨不富貴但恨多此身墮地有

親屬歷世多變更苟非土與木寃親亦已明如何盡銷釋恐亦非性情屈已類可忍負人良自驚

卧病感友人見過之作

不才幸未落人間中歲支離久自頑九死只憑妄想活百忙
贏得病時聞聲移石鼎忘喧寂雲對胡牀見往還墊角巾知
何處挂故人慚愧欵柴關

魏浣初

君字仲雪中萬厯丙辰進士歷官廣東提學參政卒于官君
清隘自好爲諸生布衣芒屨不知戶外教授自給比成進士
謹飭守禮惟恐鄉之人不以賢士大夫目之少爲詩喜袁中
郎尤愛湯義仍子竊笑之君因自秘不以示子每謂人曰若

家詩法與我異愧不得當也晚而讀白傅集如贈叔子五十
韻詩頗得其意

溪上

衡從無十笏在澗亦稱寬凍合鄰西澗晴分郭北巒
嶺沙重壘石敗援更施闌只此貪幽事勞勞過歲寒

不如還獨坐擬白

新詠從今歇陳篇莫更刪縱饒凌鮑謝曾不救饑寒驅使愁
花鳥雕鐫苦肺肝不如還獨坐枯伴蠹魚殘

出關引

太白隨車後羈人扶夢起車閣閣馬确确霜華一寸重裘薄
魯酒三杯草具惡我勞家人那得知正是薰籠擁被時

次大柳驛壁間韻
殘月曉風日日野花幽草山山樵夫顧我微笑似識征衣往
還

述悶

未脫爲儒腐空添作客貧心銷長日月眼倦惡風塵爭及摩
霄鵬翻如失路人朝朝明鏡裏驚見鬢絲頻

除夕

家人共剪西窗燭應話長羈北闕身不逐朱軒過戚里定呼
絲酒聚比鄰那知有雀門堪網仍歎無魚甑欲塵斜倚薰籠
天未曉卻于僮僕轉相親

清明都門感懷

灑將客淚濺花痕千里遙馮問九原宿志不曾離魏闕游魂
知否到都門鬢新楊柳亦此土春老棠梨何處村想得攜家
老兄弟紙錢親自挂邱樊

苦雨

時在嘉興

經春稀見花笑面但見猩紅啼片片入夏清陰一斬新溟濛
不絕雲雷屯十日半日漏日脚無乃今年仍戊甲
戊申年吳中大水
麥芒大小不成穗斗米俄騰百錢貴同舍廣文摩瘦腹朝來
見訴糞不足濕薪不然煙塞鼻爨材謀借郵亭竹吁嗟廣文
從讓侏儒飽即使年豐飽時少只愁東南閭里空陳租新稅
搜重重今日木蘭女兒送出邨明日石濠小吏來打門東西
羽書報未已草澤狐鳴火光起

書懷和徐于王寄韻

堅辭五斗為偷傭雙目翻為故紙封驛望使臣風下拜座移
殘客日高春厭呼鴛渚煙中權差問鶯窠夢裏峰更被錢塘
蘇小笑兩春花信不相逢

過徐州

是時徙南工部

黃河斷岸小通津軟美山容覺漸親鶯語柳中如道故麥來
村外恰嘗新尚懸鄉土千重水已謝長安十丈塵天氣熟梅
多變候朝朝歸色誤家人

重五前一日送金同年奉使還樵李

辛酉年
在京師

的的宵烽驚旅魂時遠瀋陷對君剛笑又吞聲可憐使節逼佳節
底事入門旋出門滿路榴花明古驛到家菰米熟深村相思

與報南湖月獨照樓前沙嘴痕

宿維揚路口

碾破燕齊未了塵明朝便是渡江人西窗夢更難相待一夜
先飛北固濱

拜詹明臺師墓下

詹以常熟令轉刑部卒
時赴嶺南路出墓下

骨相平生足坎坷浮名粗了更無他河陽縣裏花隨謝廷尉
門前雀較多伏臘阿誰供灑掃松楸猶幸鬱嵯峨今朝細雨
春山道賸有侯芭涕淚過

長至夕以兒子遣婦對酒無歡偶閱東坡居僖錄有冬

至與諸生飲十六韻和之自遣

淑氣飛灰裏流光掣電中何嘗因宦達祇自歎途窮節物仍

無廢盤飧愧有饑病魔僮僕徧羈恨主賓同有子天之北孤
颿浙以東旅栖何處泊郵信若爲通市酒尊難綠鄰舟火並
紅扶持仗良友牽憶苦衰翁入室應冬判開庾想歲豐一村
饒露積三徑愁霜叢親戚邀新釀園丁饋晚菘成來詢越俗
信美歎吳風獨笑思鱸翰幾同搏虎馮情懷逾嚼蠟骨肉付
飄蓬還我青山老從他白髮公此言甯自食專聽蚤春鴻

郵歎

青翰還同旅泊孤通津今日亦窮途柝支野戍應難問酒向
荒村若處沽謾說折梅逢驛信空思把燭對官奴不知庾嶺
開山後曾幾蕭條似此無

阻雨贛州公署

兼程翻失路信宿古虔州庭草滋空綠檐花滴不休難憑鳩
喚午欲共燕言愁誰道炎州近餘寒戀敝裘

歸興二首

敢謂隱皆是深知昨日非尋常猶說夢決絕始成歸有以時
哉歎無端弋者機飄飄青雀舫閒係白鷗飛
老至微窺易無煩賦卜居卷舒同出岫流坎總歸渠與世應
成隔從天乞少餘不知清福分更讀幾年書

乙卯予上公車家弟叔子以五十韻詩見送庚午之臘
于其行也亦用原韻送之

畢萬開宗後吾家本大名才華推伯起德業美玄成運啟衰
門祥譽叨令弟兄少時俱了了至竟必錚錚卽漸鴻儀舉參

差鳳吹鳴外人徒爾耳中道各平生尙憶趨庭日同懷邁俗
情大蘇期磊落小謝鬪從橫夜雨聯長枕晨雞並短檠比肩
雖及我過目不如卿日晷黃童辨立文管輅精看碑惟走馬
命賦立題鸚籍甚凌前輩居然負遠程卻慚莪蓼倖免杜
叢叢皂棧偏羈駟滄溟屢困鯨擲揄路鬼笑睥睨里兒輕墨
綬余先綰青衫爾未更鬚眉空凋儻骨肉歎伶仃有女傳書
業無人主豆羹頰哀潘岳逝幾致卜商盲野衲持身苦山童
伴影憚素心仍散誕采筆轉崢嶸亢爽游南國寒酸避邑蠻
遷喬方出谷極否果逢亨之子言駒秣嘉賓聽鹿萃出胎知
蚌貴擲地信金鏗健羽中林起高音下里驚爾方掀席帽我
正挂塵纓謝氏芬芳襲于門氣色閎初開聞喜燕俄悵別離

聲鴈序猶南度驪歌乃北征脂車休更緩臘酒莫辭傾裝薄
無琴劍寒多積雪弄蹉跎踰歲暮蹶躄抵春明暖律噓幽谷
韶光滿上京獻書傾聖主提筆掃羣英入設嫺三矢張羅廣
八紘刃游神自暇鼓竭力逾勍晁董齊攄策韓歐會秉衡繡
腸看織錦捷足擬登瀛長樂鳴珂入平津倒屣迎揚鞭低御
柳把酒喚宮鶯始拭窮途淚真誇帝里榮終須酬晚節切勿
肯初盟白璧防微玷洪流注不盈慎旃交正直去矣佐昇平
五百言爲贈三千里送行功名持券取詩句學麈賡人事奇
緣定天倫樂事并池塘從此夢獨對草痕縈

魏冲

君仲雪之弟也字叔子一字道用少應童子試于縣持試卷

白縣官曰我魏冲也官固俗吏叱之君棄筆視水中已列名
竟不就府試其負氣若此屢試偃蹇二十八始爲邑諸生又
二十年舉于應天又十年會試不第卒于京邸友人爲斂而
歸葬之無子遺命勿立嗣君修髯玉立整眉拂鬢顧盼自喜
簞甚然衣非紉綺不御食不兼味不樂以故益貧少與兄仲
齊名稱二魏詩亦恒似久而信予言遂舍故學予嘗從君輩
爲里社祠陪陳司徒一日君舉社祭畢聚飲坐有老妓狎一
少年意不在君調之不對君向之大哭因贈先府君詩曰今
昔人情太不同朝來殘媪亦噴儂紅裙無分青衫老慟哭窮
途向嗣宗先府君亦慟哭一席爲之不歡今君兄弟俱往矣
社中人半貴半歿而予猶以頭白齒落者遭亂不死何也君
又有詩云貧知無事足賤倚閉門尊先府君以爲名句其全
篇則亡之矣

讀錢履之三年詩以詩代序三十二韻

識子方孤歲論交已弱齡眼高逢世白衿晚逐君青曾謗分
三告匡名共一經畏人俱似蝎守口獨如瓶詩偶傷時吐杯
因痛子停吾生多蹭蹬爾亦怨伶仃足逸誰開路毛豐並鐵
翎芝根艱種玉梓教隔趨庭將母違苞芭良朋况春令花溪
時見訊黛閣畫恒扃徑許羊生掃吟憑老婢聽張燈辜問月
乞巧和瞻星茶起文圍卧尊貽玄草亭唱酬忻見獵咕嗶笑
囊傾殘臘閒讐校元和尙典刑悲歌凄楚些秀句接湘靈艷
欲分韋韻蒼非得杜形癡憐兒女重達勘死生惺邊覺頻憂

國雄心擬哭廷紀年渾幻夢敘事總浮萍且借詩陶寫休辭
君獨醒江南哀疫癘塞北慘羶腥莫歎長貧賤惟憊久秦甯
歲除梅發隴春動柳含汀爐火融冰硯寒山插雪屏閒身聊
偃曝野跡暫郊坰擊筑從愁客持瓶學鈍丁憲樞風瑟瑟回
飲水泠泠我更蕭條甚君無涕淚零雲仍占驥子風力佇鯤
溟露白蘭偏秀暄回蕙自馨張弓如不爽倚伏任蒼冥

暮入破山寺

山秋惟落葉寺僻少人行風梵鐘俱遠苔碑草共平干林紅
日墮一徑白雲生却恨僧多事松門解送迎

花溪限字

羈棲轉憶去年春吳越湖山蒼屐頻如昨萍踪曾幾度又驚
花信一番新貧無衣食驅爲客賤贖鬚眉愧傍人何似故園
今日酒兒酬弟勸自情親

閉門

閉門纔十日漸與俗人疎枕上朝聽鳥溪頭晚得魚不時呼
濁酒隨意讀殘書爲問蓬蒿宅何如仲蔚居

中秋二首

見時識月到今看曾未中秋一夕歡若只此生常似此春花
秋月總無干

此夕秋光分外明世間何處不瑤京豈知月亦隨人看我自
朦朧人自明

從鄧尉靈巖天池諸山歸治平

落葉千峯黑籃輿問何處犬吠知有村石蹲疑虎踞童子數
相失前後遙相語望望漁火生還歸石湖去

三月二十三日陳和卿補送春約載酒李家橋顧氏園

亭

幾簇茅茨綠樹攢野薇香酷小梅酸一春城裏看春色今日
餘春村外看

典張季所畫淵明像

先生甯以飢乞食不肯折腰換五斗豈知遺照能救飢乞米
無門典五柳四壁兼斷無絃琴把菊東籬誰載酒無酒何以
供先生坐令見笑巾空負少別終當置酒招勸影揮杯還和
否

滕縣道中

三年不上山東道今日重來柳復黃忽憶山窗春澗畔一株
垂帶幾多長

徐錫祚

君字于王徐氏富甲一邑其爲人大抵以淫蕩裘馬相高君
獨喜書填南曲詞賞音者俱稱善君父舉進士然于諸徐爲
貧居甲第突或不煙君偃如也間有酒旗歌板之會亦攘臂
其間竟悒悒死有妓自浙來曰王桂一見卽欲嫁君君老且
貧不果桂再三要君最後期以七夕往迎又失約桂遂吞生
金死君歿時謂人曰吾生平不負人恨負桂今桂亦在此嘗
擬李和父翦綃體集唐人詩爲一百絕以桂故也

贈竹深堂鶴

野鶴婆娑舞竹深
疎簾隱几對蕭森
長鳴自吸三危露
獨立孤含萬里心
未許軒墀分氣色
漫隨魚鳥看升沈
可因彈射年來甚
祇是幽棲合在林

柳絲別意二首

道旁搖颺拂離筵
摘葉攀條總泫然
始信有情無過柳
爲君三起又三眠
柳梢落日賸絲絲
目送扁舟手撚枝
直到歸鴉排陣後
還疑船尾轉頭時

春日漫興追和唐伯虎韻四首

不學尋真不坐禪
烏藤白恰且隨緣
有時貰酒呼鄰叟
排日

尋花買釣船
鼠跡共依塵榻住
鶯聲欣傍小窗圓
阮生何事窮途哭
但坐茅茨便得仙

鷓鴣巢般大一山樓
兀坐聊當汗漫游
賸卷殘書堪送老
啼鶯語燕詎知愁
欲消好日搜奇句
斷送良宵典敝裘
癡矣學儂終不似
己將身世等虛舟

少年生事落吳閩
老大何妨轉放狂
白傅堤邊新酒肆
生公石畔舊詞場
攜來雙鬢鴉雛色
舞去單衫鵲腦香
縱有聞吟非澤畔
不勞搔首問巫陽

少不如人不近名
臣今老矣一無能
長生敢慕金莖露
消渴甯思玉井冰
水榭看花春載妓
地爐煨芋夜留僧
往年舊侶崢嶸甚
片紙寒暄愧不曾

素英還吳門詩以送之別後有憶重賦長句

觸忤閒腸舊置愁追憐夜壑早忘丹情牽嫩柳曾傷李柳選

唱新詞絕似劉春投老餘癡甘自笑爲花添瘦任人尤惟憑

月落孤衾夢覓遍三山更九州

卽事

有客新霑上苑香朱旗搖曳小樓旁同牀有夢隨人做遮我
青山也不妨

孫森

君字子桑中萬厓丙午應天鄉試歷官江西弋陽知縣陞廣
東高州同知而卒君父諱七政字齊之有松韻堂集與王弇
州莫廷韓游君承家風故少卽爲詩狎游輕煙淡粉間與妓

汪如英者善如英亦能作短章往來贈答斜行小字時人傳
誦之先府君嘗言曲中有從金陵過虞山抵君時君父家業
已落僅留一長松君乃竭貲供張其尊人居帷帟牀几之屬
畢且莫不鮮好君舍則儉素如故布衣紙窗蕭然相對而已
先輩雖風流放誕亦不悖名教如此第應天時年過中身躋
蹉久頗宛轉諧世俗然意氣恒在憶萬曆王子金壇于先生
中甫至邑余觴之君家楓林下君傲睨激揚相與角酒持杯
屬于口足下金壇仙品僕則虞山陋品也君勝我仙品自如
否則且與僕同一律于先生時爲黨魁人所嚴重君故以氣
凌出其上視之若菘如者其令弋陽時何慈公從貴州歸道
過君治所與君僅識面姑一謁君君亟出迓盛治具要何于

縣之巡方公署握手流連慈公出不意謝不敢當君曰吾輩
居官日少桑梓日長君今以途窮過我我鄭重君人且謂令
有重客或可得少資斧為長途費否則君且不得志吾歸時
何顏見里中人此不獨為君也卒之君亦平轉去不以客故
墮其政聲

曉發句曲

驅車葛公里喜此朝光奕稚子弄清暉侵晨戲阡陌前路青
芙蓉舉目何歷歷鳥道披雲封龍宮漱寒液恍惚天雞鳴諒
有仙人宅瑤草紛葳蕤靈源漾鮮碧咫尺桑麻間而與塵世
隔人生在大冶百歲等駒隙赤松有高風黃石已役役何况
櫻圭冕身世爭損益願結麋鹿羣永言老泉石

對鏡自贈

開匣對鏡爽自失處世如爾真茫然三千空草曼倩牘二頃
誰是季子田老親蒿目恨不待病妻仰面愁無顏蒯緱有鐵
尚未死忍令短髮空盈顛

孫朝肅

君字恭甫更字功甫舉萬厯丙辰進士釋褐官刑部一摩守
竟竟時有白蓮妖賊之亂君抵郡城守正嚴緹而入鼓勵士
民悉力戰守賊平加參政銜不得美官也已而備兵廣南越
大海治瓊州侏儻為伍君布恩信夷獠安之平遷廣東布政
失撫越者意露章劾君幾中考功法通省士大夫以為冤訟
言之吏部亦鐫一級歸竟以是官終君為人伉爽負氣人或

懷春集卷一
忤意必面數之其勢若迅湍激矢然事過卽已三黨時待君
舉火君亦衣食婚喪之爲舉人時杜門息影僅有屋三楹池
一方池旁一廡榜曰據梧焚香教授蕭然而已官久貴頗高
然辛勤儉節非妄取于鄉黨也君善珞瑑子平之術每謂余
曰余生平五行當得進士官至布政苦命不長我死君當弔
我我家設榜爲我位當書某省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余時
竊笑之已而君歿余奔哭見其設位如君言然僅右不得左
也君爲齊之孫守家法詩亦祖王李門閥偉然今取其清切
近人者得十五首

詠史四首

魯連天下士高情照寥廓帝秦彼何人橫口吞揮霍先生抵

掌笑魏客舌已縮此功豈易酬千金一何薄惜哉平原君起
壽空行酌酒酣忽別去矯似凌雲鶴

曾連

平原善養士珠履亦繽紛毛公何爲爾左右不見申一朝邯
鄲急門下皆遠巡同行十九客定縱在一人左手捧銅盤右
手招廷臣穎脫自今日雖見空三春人生處囊日日笑安足

倫 毛遂

沛公厄鴻門樊侯真壯士擁盾入軍門交戟不敢止披帷向
項王毗裂髮上指卮酒何足辭忼慨甯避死高宴未及終伯
業分彼此眼前總漢地喑啞誰錯趾奇計竟無成歎息悲豎

子 樊噲

子房似好女報讎何激烈千金買力士一椎副車折托術雖

或疎秦政膽已裂人生貴立志立志在明節漸離筑中鉛荆
卿匕首血成敗不足論肝腸朗于雪

張良

孤鴈

一聲凄切向河梁不訴離羣也斷腸寂寞寒沙摧劫翼空明
霜下照分行爲憐雙影尋江渚肯愛餘生逐稻梁聞道風塵
在東北莫攜孤唳到遠陽

厓州黃留道中

二月東來問海槎誅茅搏土是官衙五文吉貝工添線一畝
扶留愛植椰煖逼刺桐紅照眼兩催香黍綠含茅候人蚤晚
供粗糲夷鼓蓬蓬亦建牙

具牒乞休口占四首

無端忽見宰官身帶水拖泥總誤人自笑年光將半百可能
終不悟迷津

雖然作吏亦行僧案有楞嚴龕有燈若被因緣纏縛定此來
孤負謁南能

邱壑經營已有年每因漂泊一潸然五湖煙水三千頃看著
青蓑漾釣船

五年南國四千里一日東風十八灘從此鬢眉饒自在便教
魂夢亦輕安

辭世偈五首

六歲從師論語通攀鱗附翼愧雕蟲文心宦跡成何事四十
年來一夢中

殤子靈椿總莫論眼前誰不到荒原饒他落盡羊曇淚已遜
浮生酒一樽

建節持麾亦壯哉玉魚金盃早相催可憐身在邯鄲道却向
昆明辨劫灰

莫道人間行路難閒身乞得亦爲歡唐寅翫懽多佳句朝裏
官多做不完

生年少小愛禪那誤落風塵識浪多且學辟支休歇去法門
還問老維摩

顧大武

君字又善一字仲武少斲池讀書邑之東塢寺每飯後輒攜
弓矢射相輪十中八九善騎及泗昆承湖縱橫十八里君徒
手涉若履平地占星望氣俱所習也天啓中君從兄贈太僕
愍裕公遭閹禍家人多不敢入京君奮然往齎數千金供橐
饋出入厥衛邏卒間瀕死矣屢以知免愍裕公歿于刑部獄
君視含斂護喪歸一錢尺帛俱有文簿可覆按也君子先府
君爲甥舅每抵子家必豪飲手持大白謂先府君曰吾若得
志若揣我何所至府君謝不敏則曰吾志在救時姚元之吾
友也余時旁侍驚其大言比終始愍裕公事始信君實有材
恨老諸生不用也崇禎初東兵大入當事者不敢發一矢顧
苦豹脚亟遁去因爲飛將軍賦其詞曰聞東兵之入薊者爲
白鳥所矚踉蹌出塞畏之異甚雖李都尉不過也余聞而歎
曰國家養士三百年功乃出么麼蟲喙下因號曰飛將軍濡

穎而爲之賦曰龍集庚午律屆林鍾常儀晃耀金精爛空非
非子方散髮坐露披襟當風吟梁父而搖膝撫金徽而送鴻
忽若有客游戲庭中入不由戶踰吾高墉提攜巢睫之侶嘯
呼卵翼之蟲方驚顧而未已創已及于微躬始引臂而錐刺
俄扼吭而戈春忽上忽下自西自東桓桓攘攘隆隆洶洶手
不停拊掌爲殷紅乃命童子呼燭龍方欲薰之炳之俾無逼
處我宮客乃振羽曲脚哆口張瞳向余而嘻曰我以子爲可
語也始率屬而相從豈賓主之不具而下策是庸爾亦知黃
龍之北有靺鞨遺風乎當神皇之末季異遺孽而內訌爰徵
兵而命帥亦束甲而勵螽莫不口呿脚縮車敗馬慵豈邯鄲
之一蝨俄魯國之冬螽血涸莽兮野赭尸撐拄兮山崇孤寡

隳兮聲鼎沸野鬼嘯兮隱靈隱淹延四葉披捐十冬懷金紆
紫之貴客紉玉佩符之上公莫不崩角乞命獻妻求容余實
憤焉爰奮吾臂糾吾宗後焦螟前蟻蒙左鷓母右秋菴白鳥
後殿豹脚先鋒昏兮成市晝兮伏蹤墮不顧雲臺之高負不
怯太山之穹或搢其腹或搥其胷長刺短吸左突右冲浴鐵
兮莫禦揮刃兮何從籍籍兮筋露踐踐兮足蛩目髣髴兮不
能顧手卷蝸兮不及縈乃辭舌而歎曰此冥冥蒙蒙翺翺薨
薨者漢家之飛將軍也中國長技如是又何必取履孺子刻
璜釣翁而後衽席拔百丈之旗樽俎折千里之衝乎于是土
崩瓦解鳥散魚喁望遼雲而狂走指黑水而潛踪千里之足
蝟縮萬人之帳煙空天子于是告清廟奏車攻文則加官蔭

子武則裂土定封此皆吾黨蓋代之武畧而薄伐之奇庸也
今子乃欲加我焚如之酷忘我邊彼之功又何怪高人之得
志于邱首而烈士之致恨于藏弓也邪非非子于是岸憤而
起斂衽致恭吾徒知子之不食天駒爲有道挫精空中爲有
德烏知將軍之力之勇之功之洪如此也乎亟開紫綃坦卧
通中效舍人之卻扇與展勤而共備捐我體兮療子饑而後
與子同返于崆峒其爲文伉爽不羣大率類此詩非所屑意
亦朗朗朝氣如其人

登廣武岡漢高數項羽處

三尺寒流數仞岡兩雄曾此話興亡漢家本自由天授十罪
空勞數項王

漫歌

酒旂招搖西北指北斗頻傾渴不止天上有酒飲不足翻身
直下解作人間顧仲子酒中生酒中死糟邱酒池何醜醜干
鍾百瓢亦徒爾堪笑劉伶六尺身死便埋我須他人此身血
肉豈是我烏鳶螻蟻誰疎親四魴鱸魚千里尊有此下酒物
劉季張良甯足論左攜孔北海右攬李太白餘杭老姥寄信
來道我新封合歡伯

渡江風波甚惡

千丈寒濤天半開片帆橫影落江隈浮生久已同蕉鹿肯向
陽侯一乞哀

乙丑孟秋下旬四日楊中丞絕命詔獄是夜初昏時有

氣如白練起尾箕間掃紫微掩天樞五星時在燕邸
目覩感賦二首

滿地萋宏血染衣補天功業竟安歸猶餘萬丈長虹氣此夕
驂箕叩紫微

十葉山河一線懸老成隻手欲回天殺身豈足辭臣責長繞
精誠紫極邊

白日三十韻

白日沒濛汜家人來啟事秔田百畝餘至今未舉耜卒歲計
在茲荒穢將何恃晨餐尙未牟甕底行空矣有道未逸樂飢
餓及妻子東鄰富家翁方丈列梁豕聞之不能荅俯首憑吾
几無知小兒女適膝乞桃李欲買囊無錢揮之啼不止何況

官逋急叩呼徹人耳窮鄉無可告行行至城市城市亦無人
舊負還相尋亟走歸我室濁醪思滿樽婦云瓶久罄欲質髮
無簪西家誇酒美不讓拋青春日貫亦日負折券非所任無
錢安可得荒宴思日沈不見竈上釜無米但有塵子聞三歎
息時還讀我書信手抽一編書中竟何如鵬鳥崇賈生湘水
沈三閭李廣不得侯馮驩食無魚古人每奇蹇何事泣漣漣
掩卷還出戶慷慨問蒼冥披雲若有覩恍惚天語聆人生賦
各異飢寒非是貧齋子金與帛昌子義與仁金帛如木槿朝
豔夕已淪仁義如松柏千載長森森二者竟何取有淚勿泣
麟

郭際南

君字春卿先君子之執友也家貧行質人皆師事之號爲醇
儒才本豔逸苦爲王李所束劇爲古淡遂不竟其業老而無
子挈所讀書歸其門人顧又善而卒顧公葬之于桃源澗右
高岡上孤墳畢如前對陳莊靖墓嘗拉子祭之顧卒邱壟亦
漸平矣生平多所著述亦發凡而不成書惟有唐詩人姓氏
里族官封考僅成編性好班氏漢書嘗得半部字體多與今
體殊每詫人曰此卽西晉過江時葫蘆中本也行動挈以自
隨牧齋錢尙書請以五十金購之不可比卒殉焉詩稿不存
余少年喜唐人小詞君顧予曰我昔有蜨戀花詞六十闕今
猶憶其半試爲子誦之娓娓不已予因以片楮錄藏焉久忘
之矣今年丙戌避兵鄉居殘書零落忽于唐人詞本中檢得
半紙僅存三章爲之沈澗不休因載于此尙憶有無奈閒愁
引得雙眉鬪低頭撚破泥金袖及幽會驚開慚愧湘裙皺二
語

蜨戀花三首

秋夢

涼透碧紗窗薄暮一枕餘甜迷却橫塘路楚水湘雲無盡處
尤雲帶雨終無據明月樓臺橫白露頭貪歡不記來時
路怪底驚魂飛不去秋聲觸碎芭蕉樹

春迹

花徑泥融春似海微步遺踪想像凌波態一捻芳痕真可愛
空存羅襪餘香在鶴嘴印沙還作對軟蹋春風不使金蓮

載紅雨綠雲渾不礙為誰真過雕闌外

凝思

日過雕闌花影重無語停鍼嬾刺雙飛鳳縷縷工夫成底用
羞他花裏鴛鴦共 嬌憶秋波流不動惆悵多情往事多成
夢飛絮落花春斷送柳陰何處青絲鞵

懷舊集卷上

懷舊集卷下

錢謙貞三十三首

錢孫艾八首附

孫肖伽三首

沈春澤三首

瞿式耜四首

張維十一首

陸泰徵一首

何述臯五首

陶世濟一首

釋大寂十六首

釋道衡九首

八風各釋宗乘十六首

徐鳳一首

錢謙貞

君字履之少孤清姿玉立善于事母不為紈綺態好讀書工

書法時歌南曲皆不學而能蓋天賦也與人交似落落久而



不哀彌見其篤友余四十年殆一日矣甲申乙酉之間邑中大亂城市不可止避而居于邑西七十里其祖居曰西田次子孫艾字頤仲以其室孕別居邑東虹橋相去幾百里一日往省其父艤舟過五渠鄉人適聚兵岸上誰何之舟中從兩僕一郡人一宜與人應荅生猶岸兵大疑鎗銃亂發遇族人得解去驚而得疾婦又孿生三女益大駭遂不起年僅二十無何履之室人又以哭子亡半年中妻子俱喪哀可知也乃不逾年而卒未卒前半歲忽聚其生平所爲詩盡刻之令余爲序今年夏又以四十二韻詩一章見寄有抱疴西田遲莫難起之歎其落句云去去日月長明年五十五余荅之曰假我到明年同子五十五余與君同年生大一月耳嗚呼孰知其竟不待邪頤仲亦喜誦讀每與人通假鈔錄朱黃兩豪不省去手書儼顏魯公篆刻圖書印似文彭享年不永秀而不實先其父亡嗚呼哀哉余于履之同其少同其老但不同其死耳于頤仲則見其生又見其死四十年來俯仰今昔能不悲乎能不悲乎今錄履之詩而附頤仲于後

士悲癸亥閏十月晦日
深杯未放寸腸寬白日昏昏醒夜闌夢短却疑更有閨愁多
不共歲俱殘天心曲直渾難問人面寒暄莫細看逝得脫將
城市去一船明月一漁竿

一榻

一榻棲遲十月餘金莖難起病相如捫心猶強還猶昔照面

清羸不似初三瀆有靈龜已厭千方無驗藥應疎却嫌秦始
寬功令醫卜偏留未盡書

戲爲送病詩隨代病荅得十二絕句

久陪司馬文園臥曾住香山伴樂天顧我不才人共葉謾勞
豎子亦相憐送

士悲秋氣女傷春到處逢迎有主人稟質清羸君命薄天教
與我作比鄰荅

辭官舊例託封章畏試諸生救急方祇合假君聊退避可堪
真欲入膏肓送

仕路貪婪死不休儒冠白髮帶書囚達生羨爾清閒蚤不覺
相依過夏秋荅

月夕花朝不自繇青娥白墮總如雛憑君暫乞三春假放我
湖山幾日游送

少小無心花月場傷時感事鎮淒涼閒常坐送韶光去錯怨
年來久臥牀荅

甘言勸爾爾何知只合頻將藥苦之簡遍方書醫滿座這回
端的別君時送

盧扁干炆已作塵眼前醫術不謀身望聞問切渾閒事柅柏
芩連但苦人荅

但說五窮均有鬼豈知百病盡絲君何方覓得昌黎筆爲代
兼裁送病文送

命窮落地注干支堪笑昌黎欲送之送病送窮癡一樣文章

無驗莫題詩

答

一椀新茶一縷煙短歌聊贈送行篇百年待我完婚嫁帶汝
同歸兜率天

送

多君相送贈琳琅惜別慚余寡和章借得東坡詩句好安心
是藥更無方

答

雪晴小飲北山茅三間卽事

雪壓雲菴晝獨眠偶憑雙屐試晴天窮檐晚日懸冰柱野服
春寒著水田臧是穀非從過耳濁賢清聖且隨緣報慈橋畔
何人墓宿草妻妻起夕煙

過亡友陸九來墓

初夏陸二兆登招飲頤志堂月下移尊池上望閒止居

懷陸大九來作

平生二陸並相親鶴去原空絕怡神明月儼同三徑夜綠楊

還作兩家春人琴想像欄邊石

堂前有彈琴石几

池草依稀夢裏身

閒止定知魂魄在賦招應爲過西鄰

戊辰中秋二首

頻年怯聽雨聲稠每到佳辰轉自愁聖主只今勤問夜天公
還作好中秋春燈預想紅燒市秋稼懸知綠菴疇此興衰翁
仍不淺月斜重上一層樓

焚香隨俗禮虛皇有事箋天奏綠章儲藥不醫吾性拙飲泉
難療國人狂逢迎風月祈身健補貼蹉跎與壽長乞賜一區
安著我綠楊修竹帶陂塘

莊樂與予數年同病久失過從風雨中忽擎舟見訪因

宿兒子書樓夜話追昔撫今悵然有作

杖策招尋久未能扁舟忽有興堪乘
參商一別看兒女風雨來過見友朋
算老漸如將去客論心同是在家
僧南菴若遂比鄰約瓢衲連牀
夜夜燈

予南郊有草菴以奉大士慈樂擬結茅其旁與予偕隱

十月七日載酒楓林因念亡女感傷成詠

紅飄黃落不成林短景何人載酒尋
衰柳離披渾惜別晚山寒碧自傷心
月當絃上光難久燭為風多淚易淋
歸到高堂話存歿白頭相向重雲襟

何處難忘酒二首

何處難忘酒懷人獨倚樓浮雲遮雨脚
斜月挂城頭酒伴悲椿阮詩朋哭應劉
此時無一盞爭過日三秋

何處難忘酒尋圖自覆棋輸贏一手在
黑白兩奩知莫道長安似惟應坐隱宜
此時無一盞爭息滿盤思

戈莊樂六十初度

蓬戶朱門信所如半依城市半村居
隨緣詩畫絲心得適意衣冠與俗殊
桑椹作醪當養酒青精和飯罷園蔬
耆年有子誇能讀燈下親讎夾注書

舟過梅李弔族祖心閒翁墓

翁故無子篤老貧獨墓在梅李塔東野田中

輕舟慢趁落潮東為弔孤墳半畝中
荒草斷邊人種麥浮圖高處鳥呼風
生多寄跡眠僧院死合招魂傍梵宮
一束生芻一杯酒幾時重酌若敖翁

哭陳岐仲二首

老屋三間傍水濱突無煙火甌生塵方書著就難醫死星案
抄來只算貧投老謾誇童子業孤生強半外家人哭君最有
傷心事乞得綈袍未挂身岐仲短褐不完今春忽思得綈衣
一襲予方爲製贈而病已不起矣
東髮嬉游到白髭踽涼踪跡每相隨豈知寒食招尋日便是
黃泉訣別時茂苑鶯花成昔夢錢唐風月負重期亂離今爾
應知免一慟番爲後死悲

瘞枯蟻并序

秋日除草幽吉堂庭中得蟻升許並槁死一處事屬創見
理不可解夕公有悲旱蟻說予因命童子瘞之藥欄而作
是詩

庭草久滋蔓芒刺在眼底况乃及高秋芟夷詎可已侵晨倚
鋤出有物墊迤邐小大雜黃白虬蟬一名蟻好生方避盥仁
者恐踐履斂手戒掃除諦觀訝槁死惜哉此微蟲不與凡蟲
比槐安舊開國齊軍濟渴水封穴知雨習行磨象天紀曾壞
千丈堤能制鱸與鮪慕羶匪云譏兼弱智足哆云胡罹此厄
枕籍死累累意者衮州鬪軍法失彼已意者鄴下戰旗輟忽
披靡橋無編竹渡竈有沸湯毀問蟻蟻不言展轉費端揆自
從旱蝗來餓孳遍閭里自從疫癘行死亡半桑梓更有兵燹
鄉殺戮甚犬豕人間苦三患蟻穴得無似阿咸文人筆格物
究所以謂是土氣蒸誤向邱垤徙中途遭旱魃焦灼致不起
譬彼亂離人去此將適彼親朋聯族屬父母及妻子千百以
爲羣望門而投止盜賊風雨至性命溝壑委暴骨高于山周

身無片區古今一南柯人生真蟻耳吾聞意悲愴物化難坐
視呼童理畚鍤瘞之藥爛趾梧桐風蕭蕭湖石山嶺嶺詩文
庶傳後猶勝乞銘誅明年春草長記取慎耘耔
九月七日孝若壻移酌合叔光甫新閣承光甫面訂九
日登高之會至期邀同已蒼夕公輩山行紀事一首
歲惟甲申月在九孫甥湯餅酌喜酒移就光翁落新閣拉我
同往緣老友坐深話長念舊朋雲泥存歿罕聚首頻年節物
歎虛擲來日重陽莫教負屈指昔游尙馮大兩家群從及某
某良辰勝會須早集臨別叮嚀不去口老夫如期當踐約急
赴豈待折簡趣竹兜分遣到蓬戶知我老病怕趨走馮翁健
步懶乘坐云恐城市人看醜徒行自是我輩事脫略兼忘大

夫後出城始各登肩輿迺如畫散林阜桃源潤過白善洞

泉之竭矣知旱久維摩古寺稍改觀山門移左佛殿右金粟

堂空毀四壁破山肯讓三峯守維摩寺今屬三峯住持金粟

窗戶以去僧家我相如此淨名無言但微哂古木乘風時怒吼山行自北

折而西石頭路滑脚欲瀾扶持童僕屢顛躓胸次怦怦似擊

培息肩暫向吾谷憩夷毳鋪地見希有夷毳海外之物交采奇麗逡巡茶

罷更前去佛日樓中列尊尚霜遲菜萸未折房饌盛珍錯維

查糗攜壺正逢牧之笑題餽媿乏子京手念慈主人情意殷

敢以小戶辭大斗流連歡賞窮日力莫問出卯與入酉醉歸

無燭趁微月涼颼颼透襟肘風塵滿眼世事變如此嘉會

良不偶浮生五十已非天七十爲期古稱壽香山居士達生

言甘度登高可必否杜陵吹帽羞短髮
再彈冠欣結綬君馳皇路樹勳伐
我老東籬種菊柳政成他日賦歸來
歲歲華醉白叟

歲暮雜詩二首

老眼如蒙紗讀書苦難竟愁腸如紛絲
飲酒亦易罄陶琴素無絃周曲誤莫聽
既廻嗣宗車已盡子猷興惟餘五字詩
稍辨聲病句偶類浣花體或擬長慶自
然類中晚非敢薄初盛才趣別有得理
學漫紛競強做西子顰翻覺無鹽倩空空
吾何知聊用寫情性

蛟龍過雲中風雨正哮吼溝泥蚯蚓出
作禮輒舉首猛虎闕深山樾闕震林藪
狸奴藏鼠穴思欲爲分割卑小誠苦心
高遠亦何有長安一局棋翻覆無停手
安必今日是明日不謂否運籌兩心知
最忘旁觀口寄語局外人何如飲美酒

甲申除夜

看到崇禎曆日窮三春悞夢一宵空
公然節物干戈外多幸團圍里舍中
爆竹又催新歲月桃符不換舊門風
蕭蕭夜色涼如水漸媿燒盆烈燄紅

口授兒子寄訊馮翁

臘月別時初四日開年五日又云徂
會聞小病都除否許和長篇已就無
幾欲棹丹嫌小涸近思著屐畏泥塗
今朝寄訊憑兒語一一書來慰老夫

頤仲附

次韻求赤家兄臥病書懷

無心向月問盈虧此夕襟懷共所悲
媿我聯行稱令弟多君蚤秀有嬌兒
虛羸寒疾還堪惜花酒春風足後期
不用天涯尋唱和紫荆花下有相知

次韻夜半

忍將閒病損多情恨極深看語未明
夜半燈昏入夢穩月光何事賺雞聲

冬日奠亡姊旅殯

凍雲蕭索慘傷神野屋無人半尺塵
薄命嘗嗟歲華促無兒還痛紙錢貧
荒林青燐昏應照旅櫬游魂晝亦呻
此日一杯澆奠後成行追憶重酸辛

甲申夏日飲集張氏池亭次伯兄韻

歸水亭臺觸處涼芰荷香裏趁殘陽
山川入目已成恨風景驚心更斷腸
瘦骨未堪波影照閒情聊逐酒杯忙
不知歡會還多少珍重銀蟾欲到牆

臘月八日夜看月

十二迴圓此月休纖纖還幸未當頭
殘年賸臘歸如電何待言愁始欲愁

買馮定遠墨本帖有感卻寄

墨痕輕塌淡于煙莫歎貧來暫質錢
試簡趙家金石錄幾編曾向子孫傳
枯樹

蔓籐纏剥落身槎牙猶未委埃塵不堪螻蟻穿空腹合共
樗材斷作薪葉借鄰枝慚翠葢花飛昔日憶魚鱗却憐窮巷
沈淪者同負東君九十春

題柏木戒尺

裁却柏林枝半片斲成如尺戒爲名蟲穿鳥啄今應免常伴
幽窗合有情

孫盾伽

君字唐卿一字伏生子虛之孫秦季公之葺也子虛名樓季
公名四麟皆讀書嫻古士君亦衍其遺風雅善填南詞與先
府君游來輒劇語終日先夫人必治具君不飲酒爲設餽子
之屬性遲緩而短于視同梓者侮之每急食其精好者比君

舉筋颯已罄無所得予少侍食輒左右君君曰非小主人我
終日作東方生飢欲死耳合坐爲噱所談皆唐宋稗官小說
及金元雜劇語不及世事所藏書亦多異本今尙存于家

閒居

競利爭名渾毘耗借書賒酒亦闌刪平章花事真成僭愛惜
苔錢任道慳共我有情雲淡淡誤人無睡月彎彎不須物外
求超舉此日先生鎮自閒

夜坐

微雨灑郊垌涼生小苑中身隨五湖遠心與萬緣空最愛簾
邊月還來水上風閒亭虛枕簟疎影落梧桐

夜泊龍江關宿

風塵隨分經年住燈火江關一夕留入市女即能賣酒還家
倦客怯登樓烟中孤檝來京口雲外疎鐘出石頭底事更闌
不成寐隔江何處起吳謳

沈春澤

君字雨若祖以進士官參政家饒于財君少長紈袴顧喜爲
詩疎疎清出亦善畫蘭竹賦性不恒與人交忽離忽合以故
不理于人浪游白下而卒

受之貽我盆中古檜報以短歌

冬冬叩門驚坐起一札傳來香霧泚乃是錢郎貽我書古檜
忽從庭下徙虬枝鐵榦不似人間來柏葉松身何足擬君言
爾有涼月臺移傍朱闌改可喜又言吾家童子不好事坐見
蒼髯委螻螻捧緘撫檜三歎息吾知君意不止此君何不貽
我一樹花花隨風雨三更死又何不貽我一束書恨殺人情
薄于紙古檜亭亭傲歲寒沈郎不受人憐應似爾感君此意
甯可辭著意護持推小史日高不厭置苔階寒來莫更添梅
水他年老作博望槎往問支機我與子

秋雪堂獨夜聞鴈

堂空太蕭索忽忽欲三更已識孤眠味况聞寒鴈聲影籠霜
月小唳激露松清暫緩高飛翻懷人札未成

江行絕句

閒放輕舫遡晚風月痕隨水水淙淙帆過百折山根裏人語
千圍霧氣中

張維

君字叔維兄季以畫名故亦習畫少而善吹洞簫度南曲極
要眇之致爲人孤介少不會意輒傲然獨往賦命亦蹇蹇嘗
與予言二事其一爲許墅關吏河南馬君當馬君權稅時道
路無阻商貨絡繹凡謁馬者無不如意君介其同年牧齋錢
公書往始謁之忻然乞君畫君傲館舍自買絹素覃思匝月
得十幅比獻馬已忘之一往不得通再往則杖其闈人竟挈
畫歸他日錢尙書詢其故馬曰吾與若無緣也其一爲無錫
鄒彥吉君與鄒雅相善一日過謁之甫就館有人揮汗踉蹌
肩胡粉走君試詢之其人曰此實吾主人有吾乘閒得之若
欲售不半價也君取一函發視粉果善遂傾橐市之已視其

餘粗惡無可堪君快甚鄒公問之曰粉固惡不中畫豈不中
塗壁邪吾且以代聖當令子得善價期以明晨齎往受值夕
而鄒公子劫其父貲鄒恚不見客又挈粉歸不得一錢其所
如不合如此卒以坎壈客死于郡遺詩落落清泚如其人

移居雜詠六首

編籬

急手樊荒圃聊將野逕遮乍牽長荔葉全護半開花煙雨原
無障琴書似有家影來明月下短短更斜斜

除徑

繞屋芟藤蔓依階剷穉藹石無妨鶴步竹不礙苔痕乍塞穿
蛇穴旋通活水源此時邀二仲應不厭柴門

移石

移得嶄巖至摩娑眼倍明出雲根尙濕帶蔓葉猶生倚竹矜
新契移琴寫舊盟恨無袍笏拜辜負米顛情

皮書

質米還償酒殘編賸不多也隨雞共犬相伴笠兼蓑挑去憑
扶老支來藉養和且須高處皮忍令蠹魚窠

種竹

雨後數竿至秋陰已滿墻葛巾衝敗葉蒲席坐殘陽入夜煩
心醒臨明睡眼涼清山閒寫賣符與築廻廊

澆梅

瘦骨大離竒羅浮第幾枝移家無長物入戶有新知薛護愁

根老泥乾怕葉危前年流臘雪莫誤仲秋時
田家五行云八月澆梅

爲閔伯先作風雪夜歸圖并系以詩

微霰集遙峯澄江氣空白須臾風力重漸見寒林積葉冷落
無聲村荒斷行跡年窮聚落深何處歸舟客想子未歸時意
念何戚戚云有高堂人無與供晨夕誰問寒暑宜誰供七箸
適雖有中饋婦是皆游子責所以風雪中亟整歸飛翮望望
抵家門眼盼心轉迫登堂拜嘉慶顛裳更倒烏雪光照慈顏
始辨肥與瘠何暇問行藏笑言方啞啞爲君作此畫爲君寫
胸臆始畫風千里再畫雪盈尺修木閒叢篁中有孝子宅孝
思萬古存此圖永無斁

吳江道中二首

煙雨低迷寶帶橋濕帆如醉趁平潮客行飄泊渾無計採得
蘋花伴寂寥

荒村煙白遠連天依約人家葦荻邊忽聽榜歌何處發前溪
深柳出漁船

訪萍踪師卽事

石轉溪迴澗幾重門前一徑度深松老僧獨立斜陽裏聞撥
藤花認鶴踪

春將盡風雨述懷

漸已別春去繞籬風雨寒乍滋苔蘚碧不問牡丹殘年長空
餘恨日長時廢殮眼前兒女小只作可憐看

瞿式耒

君字啟周一字少潛文懿公長子曰汝稷能文章精佛理以
任子爲長蘆鹽運使卒君其長子也能作八分書工畫得者
藏弄之性慧巧善治屋宇初入其室蕭然四壁而已牀側皮
下忽啟一戶名花滿室異香襲人筆硯尊奭位置都雅別轉
山谿則清泉聒目竒石欲拜藥欄竹援咫尺爲遙君與客坐
于其中彈琴淪茗終日不勅由是家殖日落以國子生選蜀
之涪州同知竟卒于官君從兄稼軒遣人扶其櫬歸而經紀
其家

有卜者謂余將病且死賦此自解二首

此生春夢久驚回不待君占蚤自猜出世豈能徒慢世輕財
今笑已無財欲完婚嫁應難待不了蠶鹽恐未該若便脫離

貧病去騰騰合眼亦心開
自古彭殤齊一轍看來何喜亦何驚胸無芥蒂生還得家少
衣糧死亦輕富貴已除來世願詩篇難望後身名等閒修短
空華相辜負天公不徇情

感昔夢

二月黃河春水生輕舟一夜過彭城風長浪破會如此二十
年前夢裏情

漁父

一篙春水漲漁船不著蓑衣細雨天換得酒來還覓火麥花
深處起孤煙

陸泰徵

君字九來一字伯符爲人伉直能緩急人與人交履屐七筓
間稍不如君意必疾聲訶之予輩視之如兄以爲畏友魏叔
嘗啗之曰子性躁乃善鼓琴不善書而喜用名墨畜佳硯何
也自出新意斲孔墓楷木爲琴聲極清越所居室曰閒止有
柳塘花鴨之勝入則名花滿室茗香襲人墨光照几案如在
耳目間而墓樹久可材矣嗚呼君蚤卒子幼孤詩藁散落理
敝篋偶存柳詩一首猶憶一篇有王維畫裏斜飛筆之句餘
忘之矣

賦得柳

年年三月上春時不問山谿與水涯舞葉總關離別恨牽條
偏稱斷腸詞隋家堤上鶯啼日蘇小門前花落時是處輕煙

足惆悵可堪重向曲中吹

何述臯

君字公邁取于秦名淑季公之孫女也君之王父名錚與季公俱讀書善草隸故夫婦俱知書君亦善八分秦嫺雅婉麗夫婦有秦徐之好家畜古鏡可愛玩君與婦嘗指鏡爲誓約同生死壬午年邑中大疫君遭應劉之戚秦遂破此鏡半貯棺半繫臂裂帛自縊家人持之不得決乃笑曰吾志不負昔言若能強我飯乎以遺孤託其夫之兄弟不食十二日而卒臨歿盡毀其贈答諸篇以故秦詩不存嗚呼昔徐媛傷生不載范史劉子玄以爲譏以秦較之烈殆過焉矣埋沒草野逢此世難表章何年今故并識之以俟後世

秋原晚望

如何脈脈一心中四望迷離路轉窮曉夢但隨歸燕遠秋思難寄逝波東愁和煙靄山山紫淚染枝頭樹樹紅想得宵來眉黛淺莫教纖月度簾櫳

月下偶遇有感

夜色侵人喚不眠已涼未冷月中天人逢狹路驚回首影落空墻恰並肩鬆髻齊眉應染黛薄衣半臂未添綿歸來獨向孤燈臥遙羨清暉到枕前

七夕

月華隱隱露華涼起視何其夜未央一水盈盈隱幾許今宵疑短復疑長

贈內

漫言夫婿坐中殊數載相看祇歎吁
崩劍壁閒靈氣少鏡臺塵畔玉光枯
繇華夢去三更更有膏澤貧來一事無
何日乘鸞同入霧玉簫輕粉鎮相娛

月下與內人共看元氏艷體詩

高樹凝雲立輕風就慢移
注香還對案映月共開書
我愛游春夢君憐決絕詞
却緣詩句好長令恨微之

陶世濟

君子子齊體貌嫺麗見者幾欲縈擾之
與家定遠游子因識之性又惠黠與言詩
即曉詩與言書法踰月盡得古人意乃
不自檢飭為蜚語所中定遠以詩戒之曰
八月靈槎來往路

深深圓折有明珠濁波無底驪龍惡為問
仙郎探得無君蒼之曰半雲半雨深闔路
照骨金環照夜珠不是楚臣偏愛夢仙中
應有世中無子歎惜其不自愛也亦和其韻
曰願將正眼窺真諦莫向旁門覓髻珠
聞道愛河多駭浪一靈今得度來無君不
悟已而竟以他事下獄獄竟釋而歸遇劫
京口道中墮于水遂溺死嗚呼予詩遂為君
識矣詩稿不存僅得一首

對小桃

夢醒覺春好開窗有所思
濃紅斜日裏萬朶壓枝低
滿意全開後傷心半落時
茫茫南陌上何處覓心期
大寂

師號鶴林嘉定人雲棲宏禪師之法派也久居吾邑山西之
藤谿谿以大藤得名故孫氏業願朗仲愛而居焉朗仲沒售
子門人崑山張維惠惠以施師法會日盛有撓之者移主新
塔卒焉師戒律精進視人接物貴賤平等言嘗含笑語不傷
物于佛氏書無所不讀貫穿覩縷若老經生有問卽荅疏注
科分莫不詳辨與予交最久嘗謂予曰直心是道場子能棄
世夢入佛法界如箭也有金剛義疏乃合頓漸而一之閒爲
詩亦自囑佛旨如十二時歌戒殺戒祠祭之類意不在詩然
甚可諷誦

以禪心說示馮居士居士病其語煩因爲隱括得二十
二韻

禪心與禪體無住亦無相有住既非禪有相亦爲妄無相若
虛空虛空一何曠無住同日月大明安有障有住拘塵沙有
相紛萬象塵塵能解脫總持知無上諸佛跏趺坐衆生苦流
浪堆積五欲中宣揚自演囑埋沒事理名偏空巧欺誑豈知
第一義生滅亦同量諸境無去來妄心何飛颺辟彼夢中人
人物紛相向開眼無所有虛空竟何狀可憐一切人循業執
所尙大方棄妙門苦海落塵鞅風燈惜危脆常樂避混養吾
願盡報身脫體獨承當木石心與俱善惡境交喪孤露毘盧
頂擔荷絕倚傍不住一切法空王同供養物外游此心寰中
身無恙莫貪些小利輪迴受魔障

山居詩十首

三閒茅屋竹爲笆兀坐空山遠市譁月作禪燈雲作供飢來
石上有松花
自顧形骸不合時林深留隱却相宜熱來濯澗寒煨火佛法
身心總未知
且歇狂機尋野趣不隨塵事聽風謠狂花蔓草無相識白石
蒼松有故交
破衲蒙頭遠是非威音王佛竟何之柴門深鎖雲來去一恁
人間歲月移
火宅奔馳狂未息且教孤露水雲測青山古洞依然在暫借
伊家作歇場
閒來無事喜登高躡石捫蘿豈憚勞絕頂巉巖須進步方知

地闊與天遙

趺坐松陰作麼生本來無物可加增流泉澹月爲清供佛祖
何勞美葛藤

落落長峯並短峯明明獻出法王宮此中無處尋相識枉却
山花幾度紅

山居却是要忘山忘却山來始得閒但得閒身閒住住始教
透徹一重關

紛紜落木空階墮眼界清高絕妄馳野雀飛鳴如問意密傳
消息有誰知

道衡

師字平方人稱之曰西吾少無賴薙髮後漸識文字天資高

朗性亦伉直其爲詩也意有所至達之而已不事雕琢而落
落多致善治生不資丐施而足又善構屋宇累石編竹俱有
邱壑態甫定居有嬾之者卽棄去或白日焚之如此者屢矣
年五十二卒于南屏會憶戊辰年書扇贈予爲山居詩七言
長句十首餘予極愛其活竹編籬添晚翠新茅縛枕帶秋香
及夜深風暗虎吹燈之句今亡之矣存者爲游黃山草知非
百一吟二集今爲刪而述之

黃山紀游一百四十韻

有閒無以遣聊展浪游足勝情旣不淺勝具亦久蓄甲戌五
月初乃以游裝束一訪黃山雲并問故人竹行行越林嶺夏
氣一何溽丹榴照眼明蔓草連崗綠錢塘渡頭來登舟遂舍

陸江光冒微風翳然想濠濮揚舠未半程忽與風波觸小舟
蕩如梗浪白高于屋同舟少人色勸我坐經讀死生當有定
敢將聖言瀆枕席豈不安朝暮死相續枕席與清流何厚亦
何薄歎息聲未已風斂開晴旭廻視蒼皇者安流皆穆穆使
無向者危安知此之福行行江漸小來抵富春宿捨彼莽蕩
區乃與溪山逐嚴陵灘頭雲莫將塵眼矚一入新安界清流
尤可掬戀此江上山但恨舟行速舟子解其意就宿每灘麓
蓬窗水勢盛無日不懸瀑山禽船尾鳴溪鳥船頭浴擲果枝
上援飲泉崖下鹿遲遲水程盡忽爾獲所欲宛在藍水湄見
我人如玉問我何方來歡聲動奴僕壯者爲解裝少者奉湯
沐殷勤相勞苦高堂話明燭少留欲別去意在黃山喚伊人

再三阻群盜方肆酷何爲犯艱險千里就荼毒况此炎蒸時
岡阜富虺蝮何如待秋清游屐再爲卜感茲長者言老脚暫
爲緒置我有道鄉聚族何敦睦所恥以財雄所貴以義牧其
中有英俊縱談拔地軸欽此窮經翁發光蘊諸置更有鬪奇
者墨品古今獨周旋有數君斯游已不辱忽聞庭桂香游興
不待夙杖子久間住起廢應食祿芒屨理舊繩青笠栽新櫛
孤征凌晨發初暘曜林谷遙見天都山隱隱雲端矗山農秋
事成在在事鎌斲我飢前乞食施以香杭粥遊別更前邁忽
來豐溪澳溪南有故交聊爾通名牘諸子一一在相款情最
熟宿我荷花深飲以香千斛相與買竹輿臨別再三囑非爲
兒女仁各有道相勗是日最苦辛陰晴變頃倏纔爲寒雨侵

又展秋陽暴登陟既云再厲揭亦已數雖曰百里近千里同
往復明晨次湯口雨勢猶驟霖衣無如掌乾自視頗踴蹠聊
復浴湯泉一洗塵勞目假榻祥符院雖隘忘踏踟奇哉此中
人作事何卓犖憑茲一杯酒賣却峯六六昔曾有人以一席酒賣却十二峯者
黃山峯固多此戲無乃虐於茲坐未久忽得意外樂欣逢幽導
師此中老邱壑長齋有髮僧泉石稱先覺我今以游事再拜
用相託花溪出何源龍潭隔何域何峯險且迂何道坦而速
游山有經濟事事共商摧盤桓既有日情誼亦頗渥別之歸
祥符一雨淹九昨群峯隱不見坐霧令神涸悒鬱正難堪天
宇忽開廓再整山行具如病得良藥歷磻度香溪前林恣跳
躍廿里越天門光異峯嶽卓蓮花與天都各以勝相角實以

造化成翻似有瑯琊萬仞無寸土石險恒疑落三山吾不知
似可傾五嶽嶽崎紫珪峙峭蒨青芙蓉削仰觀插冥冥對之恒
驚愕何來舒異光翠靄相參錯雲興萬里濤松覆于人幄蓮
峯一青蕊含吐附于莠九華亦培塿兩目藐如粟廻觀錢塘
江衣帶豈溝瀆乃知昔人贊種種皆糟粕於焉恰中秋憑空
玩皎魄金波蕩雨背令人廢圖度兩月在一天晦明曷由各
曉起觀日出銀雲湧金雀輕光動復凝微風向雲掠左爲文
殊院有徑天開鑿其闊不盈咫風霜萬古剝銘曰小心坡亦
以警行躋竇轉別一天紫芝芬可嚼山險步難留惟茲足盤
礴近有蓮花菴石如尸如鱗留茲乃信宿往踐丹臺約環臺
巖群峯林立猶劍鏘排雲更刺空拔地亦無著前海此三處
其勝相倚徇從茲度後海幽詭億萬族海門望千峯森戟不
敢搏下視青冥冥云是妖所棄中多火髮魑復有獨脚駝戲
以石投之腥霧起如穀怪風忽射人晴嵐雨冰雹自分多坦
夷山鬼空妮妮捨之登始信無端轉驚矍一峯儼說法羣岫
若承諾下尋散花塢有松勢搏攬石笋峯亦近峻嶒宛龍籟
兜率多蘊奇涉澗香芬馥抵寺日已暮主人何愿惹總總山
中人一一皆禪伯苟非心所安甯甘此澹泊溪毛度終歲蓋
頭悉青箬飢寒苦百端眉宇有餘活窮覽旣以遍頓長住山
學火種須護生刀耕宜細祚玉砂可蒔茗黝土應栽蕨此法
勿妄傳山靈忌鉏鑿因思世間事往往皆桎梏人苦眼界淺
懷鼠以爲璞行矣歸去來取途經白岳有客雅好交詩句聊

酬酢清比泉脈淳險鬪山骨斲憶昔發錢塘瞬息五易朔從
頭一廻想何異孤飛鶴夷險俱已嘗唯不到城郭來時荷田
田歸時楓灼灼載別丹山友順流返湖曲去去不敢遲恐負
籬下菊

漸江道中

新安江水淺清可照鬚肩帆影搖秋碧灘聲送夏雷嶺廻雲
忽斷峯轉石仍開不信山陰道還能勝此來

山中煨芋子偶題

山中最是秋深好大芋如拳宿火煨味帶淡甘欺綻栗色分
清馥鬪寒梅直從香積移根至便和松花作飯來却笑嬾殘
多俗累還同宰相撥爐灰

登釣臺

丈夫于世各有營豈爲公卿以身尋先生漢之一布衣今古
誰堪繼芳躅我來停舟一登眺雙臺杳渺林端矗江水沈沈
徹骨清山光靄靄侵眸綠江山千古本無情嚴劉到今誰定
屬先生早知釣得名拘折當年釣竿竹有脚但可踏青山何
事將加帝王腹

知非吟五首

種蘭近竹邊竹與蘭爭光竹影日漸薄蘭葉亦萎黃物以類
相合胡爲反相傷我今抱蘭去永保深林香

爲訪西溪雲駕言探梅花溪幽路難窮望望頽陽斜塢深疑
積雪竹杪披銀沙徑蘚碧侵人石古累爲家行行足力勸端

視雙芒屨久欲卜居此于今興尤賒
魚以水爲命僧與山相依山無僧不靈僧非山何歸誰謂是
孤雲是天皆可飛若云是孤鶴決當擇所棲慎哉山與僧幸
勿輕相離
冉冉無心雲當晝宿我扉似憐寂寞人故爾來相依物各以
類合強好終當攜餘生殘朽質永與閒雲期
昨日花正秣今朝花在地路旁重徘徊慨歎莫可旣花落明
年開人壽安可繫同是風中花却灑花前淚

宗乘

師字載之俗姓鄔氏少祝髮隸東槍吳王菴性靜僻與眾落
落不合遂棄去興有所之輒爲短章亦不求人解素清羸善
病錢尙書收齋招居山莊不久亦去從汰法師于華山尋適
嘉定遂卒年三十餘稿草散落石林源公刻其存者若干首
汰法師爲之序其遺句云花落雨過寒食寺鳥鳴人到夕陽
扉雪窩云月必殊他處寒真有別緣寄懷夢父云寒高葉落
山中寺夜靜風迴石上琴小寒泉云片月落不去秋風生更
寒皆佳句享年不長未見其止

月影

萬古無異影一庭殊可親寂寥同止水虛白映禪身星隱覺
天闊煙銷見樹真省曾留客看于此了空因

孫居士

於君塵俗自難侵老至高閒趣益深讀過好書常在眼看穿

浮世不關心春齋暗奔逢山客夜展行階信月陰自是前生
原靜種寺門幽絕每相尋

留別道恒

浪跡兼多病相看獨爾真同消半載日彌重一生身涼月舟
前路秋風別後人所懷應自得情忘莫霧巾

過友人書齋

虛庭草色肥竟日掩幽扉無事童多暇修心語亦稀茶香封
密器書好護重衣自此寰中遠紅塵不更飛
山行與介石印持言別
水色照人清孤舟與葉輕昨來何所事且晚又長征臘在花
全少山多路每橫何須論別後相對已愁生

新冬

荒齋草盡腓薄冷暗微微上卷新秋句加身舊葛衣窗疏留
墮葉檐淺戀殘暉來往殊相絕都忘舉似機

同文溪蘭谷西山看楓葉

不看松柏却看楓節物人情亦暫同數里似過春水上一村
遙愛晚煙中坐當密處心尤愜想到飄時眼忽空他日斯緣
應莫忘景光消得有諸公

閒居

落葉積深巷閉門無客敲閒雲過石面爭雀墮籬坳障眼書
難廢看心日易拋青青數竿竹應不厭窮交

過隱者

茅屋深村裏無人日又殘
雨花吹壁暗松影覆溪寒
乍見眼猶白坐來心轉安
共欣詩法在閒寫竹邊看

秋曰小病同心石師強至山寺
寺門秋竹冷煙扉石路欹斜在翠微
領略心情忘我病寂寥
光景見人稀欲題古壁花生眼
久坐荒苔蘚透衣應笑學空
多歲月箇中還挂往來機

發臯亭

曉發凌蒼苔徘徊谷中步
松門磬已微空翠驚相顧
澗聲雜幽禽巖花落深樹
孤懷當何如復此春向暮

月下樹影同石城賦

了不異真樹枝枝生自空
下檐雲轉影搖壁野過風
淡極如煙外歌多似水中
閒人古來少心喻幸君同

解制

社中消息病中聞解制
今朝漫自忻骨瘦直疑清
類鶴心空不但冷如雲
山雖宿好猶能去路以
同人未忍分今日勞勞
煙水上更將離思對鷗群

田閒

舉足涉成趣田閒信所之
枯藤群雀繞斷岸野花
畝水淺還寒衲橋平亦
杖藜不妨農壁上隨意
便題詩

冬日宿寶月齋

野外霜初集蕭蕭偶獨尋
樹光移壑近燈影向人
深淡月資清歎寒蟲
賸晚吟枯禪自終夕
莫問去來心

戴壽甫桃源新居壽甫善畫

寂寂閒原上幽居面草萊石佳新洗出樹好遠尋栽畫就尋詩證身課以道裁過從應未識籬戶不多開

徐鳳

鳳字羽仙本山東人姓劉氏歲飢流徙至吳入樂籍故冒姓徐以善歌有聲金閨閭長而伎益進轉聲歇氣別為新媚則古準今窮極要眇歌工傳譜之名徐孌腔良晨佳節狎游者以不得鳳為恨賦性剛戾鞭撻侍女往往過差好得過貴游屢受窘辱不悛也晚而挈貲嫁吾邑人戴仲仲固名家子室亦巨族不能容乃假家定遠山樓居焉忽一夕為人所縊戴驚歸爐香未銷薰衣尚熱鳳則絕矣傷痕宛然主名不立仲

遠薨之人皆知其冤死也適月邑有諸生譚四者從人博歸忽有所覩抵家即為鳳語曰譚四造謀殺我孫二陳三縊我兒魁青蓮啓戶納賊青蓮者其侍婢也次日譚四死逾年孫二以盜敗死于獄陳三為程兵備下衝鋒官一日熱甚汲水于井遠見鳳井中遂透井急出之言所見而斃倪魁以疫死亦見鳳來青蓮鬻為娼夢鳳以惡瘡傅其面即發瘡死凡所指名及三年無不死者而戴仲故無恙邀譚四而謀者亦竟不知何人也乙酉之五月北山有張師雅者與人蹋鞠于子游墓下方造酒家飲忽攝衣踰蹕奔同坐訝之追及于墓西之巖王美始甦云適遇徐鳳與我索所負欲同我歸君輩至始舍我去衣衫若常但披髮鬢耳不半年師雅亦死異哉

鳳素不為詩始適戴仲時更名玉自題其畫像得一首今附
卷末

自題畫像

飲水食葉已多年飄泊渾如不繫船
作得衣裳誰是主空將歌舞受人憐

懷舊集卷下

懷舊集卷下
懷舊集卷下
懷舊集卷下
懷舊集卷下
懷舊集卷下
懷舊集卷下
懷舊集卷下
懷舊集卷下
懷舊集卷下
懷舊集卷下

愛吾廬

文鈔

愛吾廬文鈔序
凡學思慮於不能入尤思於不能出
斷句有不能入又或索音賢
某也醋某也肆某邪崔某艇扇及執筆為之約博而支細斷
而岐質之音賢往事離離不相合如是者不能出吾友西村
者學政古讀書自束髮識
能其妙於和也能
足以息羣喙之鳴然後
貴精也拘牽於文誼則鑿群離於訓詁則繆尋偏窮委孽稿

卷末

文

燧

作得衣裳誰是主空將

懷舊集卷下

幾

吾

籟

愛吾廬文鈔序

凡學之患患於不能入尤患於不能出叢籍鱗次手繙繙不
 輟一輟輒遺即偶有一二得心而於古人固穴奧終莫能
 晰餽旬耳食如是者不能入又或索昔賢往事鈎稽條鼎謂
 某也醕某也肆某邳雀某艇扁及執筆為之絢博而支絢斷
 而岐質之昔賢往事齟齬不相合如是者不能出吾友西村
 耆學政古讀書自束髮識字寢饋凡四五十年其勤於始也
 能入其眇於終也能出出入之際殫以精心果力而又識足
 以達時事之宜明足以破千古之藪論足以翦繁蕪之失辨
 足以息羣喙之鳴然後馳驟縱橫必求於是而後止故治經
 貴精也拘牽於文誼則鑿畔離於訓詁則繆尋羸窮委孳礪

勃窣而又譏之以周秦古書斯得之治史貴廣也讀未數行
輒評隲失之妄讀一史未及他史特下斷失之疎善博覽者
正爲先稗次之注又次之叢說爲下引證旁達坐次屬辭斯
得之西村治經先之以聲音訓詁其於一辭一字古注有異
同者必明辨而縷分之崖略已見於筆記中某行而讀史則
博綜上下判黑白別是非故其搖筆纒纒數千言其簡處則
又一語不苟下余觀其論澠池論與夷及擬昌黎伯夷頌答
李翊衛中行呂鑿山人諸作識見高卓卽起唐宋諸賢亦無
不鎮至所撰碑誌及傳記動與古會出入經史而不自知豈
非韓公所謂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歟尤善金
石凡商周吉金下暨秦漢北魏石刻拓本靡不搜羅襲什珍
如拱璧每有奇字稽譌不遺餘力務合於祭酒六書之旨尤
精古籀篆隸兀然危坐墨一升楮一捆隨繕隨棄頗不自愛
惜而門外求書者屢已滿至於議論時務談吐悉中民隱利
弊皆達加以受性方直異說詭詞必辨翦莩儒先傳會經傳
必辨古今人物賢哲佞邪必辨年邁六十而聰強纒密不憊
其著述未可涯進而上之廣遠甄微當陸續以出也是爲序
年愚弟陳慶鏞識曰王卽不用臣言必殺之是我禍子也子
其遜歎曰公言相君不謂然公言殺君豈其然後鞅果霸秦
伐魏人謂公叔知人君子曰生而屈人才嫉也死而誘人殺
也告諸君而復逸之悖也公叔於是乎不忠

勃率而又論之以周秦古書斯得之治史貴廣也讀未數行
輒評斷失之妄讀一史未及他史特下斷失之疎善博覽者
正為先釋次之注又次之叢說為下引證旁達生次屬辭斯
得之西村經先之以聲音訓詁其於一辭一字古注有異
平愚策刺變論端分之崖略已見於筆記中某行而讀史則
其善故未可謂善而士之竄後歷姝當望釐以出以是為卒
必辨古今人必資習習服必辨乎廉六十而輒應錄密不意
輒習者必以受卦寸直異儲儲時必辨讓莫誰決制會聲制
昔而門必來書昔蠶曰蘇至外蕭倫和蘇道也悉中具制味
蘇古蘇參蘇天然於坐墨一任蘇一琳謝蘇謝棄融不自愛
破其聖母首奇字蘇蘇不數錄也蘇合外祭蘇六書之旨夫

愛吾廬文鈔

呂世宜西村著

擬戰國策

公叔痤病魏惠王問之曰先生若棄寡人寡人其誰侑公叔
曰衛鞅才相之必霸王默然公叔曰王幸用臣言否必殺之
毋與敵助王許焉鞅入公叔曰嚮王問相我曰衛鞅才相之
必霸王默然也我曰王即不用臣言必殺之是我禍子也子
其遜鞅曰公言相君不謂然公言殺君豈其然後鞅果霸秦
伐魏人謂公叔知人君子曰生而屈人才嫉也死而誘人殺
忍也告諸君而復逸之悖也公叔於是乎不忠

擬張耳陳餘列傳論贊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並以賢稱然餘不及耳遠甚當餘見咎時餘起欲與爭耳躡之其卽子房之故智歟故耳以賢王餘以敗死此賢不賢之分也雖然耳以爭利而卒佩其印亦有不足多者嗚呼交不終者怨長恩不甚者輕絕其張耳陳餘之謂矣

擬魏其武安贊

太史公曰勢之不可恃也如是夫灌夫以將軍勢橫行潁川其後卒至於族魏其不識時勢以無位之侯妄與赫赫之武安爭欲不死得乎方廷辨時自汲黯石建外皆武安耳目雖天子心知之有無可如何者夫非以武安之勢固有所藉也耶然武安亦幸未失勢而死使不死豈得僅如魏其論棄市也哉勢又胡可藉也

擬昌黎伯夷頌

人之自立於天地間者行其心之所安而已不必與人異亦不必與人同是故以己之見合人之見謂人之見盡如己難矣以一己之見合人人之見謂己之見必是人之見盡非抑又難矣若至以一己之見合天下之聖者賢者而皆無一是則其見非尋常之爲見千古而上不可無此人千古而下不可無此人卓卓乎立天地之間而確不可拔如伯夷叔齊非耶伯夷之世亂世也其君肆虐其臣逋逃其天下之民羣入於水火而靡所拯恤武王不得已而伐之至仁也太公輔之八百諸侯從之至義也而伯夷叔齊獨斥之爲非諫而去去

而餓且死夫何爲也哉夫豈不知興衰之運耶夫豈不知仁暴之分耶夫豈不諒武王之心謂爲救民水火耶而必申一己之是不顧天下之非是何爲也哉孔子稱伯夷曰古之賢人則亦是伯夷也而說者曰伯夷得孔子而名益彰夫孔子聖人也武王亦聖人也伯夷不求是於當日之武王豈求名於後日之孔子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矣且孔子何爲賢伯夷也哉爲當世之多亂臣賊子不可無伯夷其人以風之也吾故曰伯夷千古而上一人千古而下一人也而世之爲士者顧猶有和光同塵之說此伯夷所以獨立千古也夫

擬昌黎伯夷頌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斯言也斯人也吾蓋索之千百年而不得者也夫求士非難求士不趨世爲難求士不趨世非難求士之出一己之見闢一世之非上接千古下留千古者爲難若伯夷者是耶非耶孔子稱伯夷曰古之賢人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則夷齊之賢誠得孔子之名而益彰而當叩馬而諫與夫窮餓而死浩浩然同於天地日月山川而不可抑者彼誠於心有所不安遂於世有所不顧夫豈以是求名於千古也哉伯夷不求名孔子獨以賢之名歸之非獨賢伯夷也爲當世之多亂臣賊子不可無伯夷其人者以褫其魄而寒其膽也然則不必謂伯夷無叩馬之事也不必疑采薇之歌猶有怨之思也伯夷誠上接千古下留千古爲聖之清者也太公目之曰義人蓋與孔子同

意云

擬昌黎通解

無所不通之謂聖聖人道息而通人名起爲通之說者曰磽者易缺敝者易汚人生斯世奚介介爲哉於是枿其牙角破其崖岸踰閑衛而毀藩籬自爲得聖人無可無不可之意而通名藉藉噫是誠學聖人也耶學聖人以經不以權古之人有伯夷者其爲人也清而介特立而獨行不以俗所喜而喜不以俗所憎而憎矯矯乎其異也而孟子稱之曰聖之清子路聖門高弟也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子路獨以爲不可於公山佛肸之召亦然說者謂子路守經故不足知聖人夫子路誠不足知聖人要不可謂非賢人子路誠不能如聖人要未

嘗背乎聖人何也聖人則可子路則不可此子路善學聖人者也聖人之教人也曰質直而好義又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此聖人之經也此聖人之不同於人也今也浮沈俯仰脂韋汨沒無所謂直也眾曰是不敢不是眾曰非不敢不非無所謂察也譬如水也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冒通人名可矣冒學聖人名可乎人無論智愚必先卓然自立不盡於俗不囿於眾斯可以躋於賢者之域賢之於聖不啻愚於智不肖於賢也未能希賢曰欲齊聖理乎哉夫聖人之爲聖人誠有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無所不可者正自有所不可也今也不學聖人之不可而學聖人之無所不可曰吾得聖人之權焉是所得於聖人者超出伯夷子路萬萬也夫伯

夷子路卒不可勝聖人之權必不能學而必欲勝之必欲學之者亦見其妄也已嗚呼學校政衰廉恥道喪如直者死如鉤者侯不有祝鮀之佞自孔子時已不勝嘆況今日哉吾故曰聖人道息通人名起夫非世道人心之憂也耶

擬昌黎答衛中行書

愈儒服者日以儒爲業凡一舉一動求其當於儒者而已儒者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愈自爲從事以來固不敢言富貴然亦不得言貧賤矣足下書來乃欲愈富亟取祿位以救天下不宜諉之時命此誠足下之盛意愈何敢當愈亦何敢辭僕少貧好學問竊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於其心前之所以爲此汲汲者非爲富貴也亦將勉乎己之事

耳乃事與心違時與志乖此誠非愈之所能爲力也不能爲力而必強爲致之其不至於詭遇不止夫人生得失窮通之數與吉凶禍福之來冥冥之中莫不有宰之者彼君子曰吉小人曰凶謂其所爲類有以取之也必謂古之君子無一及於禍者古之小人無一受其福者必不然也必謂凡爲君子必其福之來也凡爲小人必其禍之至也亦不必然也賢不肖有定分禍福吉凶無定數人惟急乎其所自立得失窮通之故愈之不接於心者蓋不自今始也以足下書盛有所稱引不敢當又不敢默默是以爲足下言之足下喜吾脫汴州之亂宜一來相視何安安而居不我肯顧足下知吾心樂否耶

擬昌黎重答李翱書

愈白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惟不知躬自束脩雖孔子亦末由進之蓋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以是心至斯受而已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世之有意於愈者愈皆有以答之不獨於生然也而生顧竊竊然有疑於愈不知生之志求知於愈乎求愈之益乎抑欲自樹立不與世浮沈使一世之人皆不可及乎不然何汲汲於愈而有疑於愈且夫愈之所爲世之所非也生獨不忘情於愈是生猶知有愈也生知有愈猶有疑於愈是生終不知愈也夫愈之所爲亦蘄不異於君子之所教而已生何未之思也且賢不肖存乎己聲華名譽存乎人存乎己者未優存乎人者何望未聞本不深而未茂形不大而聲宏也愈於生旣不變已苟不舉以相戒非所以待生也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生其勉之

擬昌黎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辱惠書何足下之躁也足下乃欲使僕執轡如信陵也耶足下可謂高自期許者已凡僕所以禮足下與設問於足下者非以足下之文學高出於世之公卿大夫也亦非謂當今無足下知識也雖然僕於足下不可謂無意也當今天下紛紛日趨頹敗官於朝者又多碌碌未有奇節君之所可彼亦可之君之所否彼亦否之左右前後大概皆曲學阿世者如是而不更進一趨死不顧利害之人靡靡者何由振乎用是留意於足下冀足下剛直有可使之往救耳且自仲尼沒而微言絕秦漢以來道喪文弊家自爲書戶自爲說擇不精

而語不詳其存諸簡籍者雜而不一聖人宗旨學者莫得其
所指歸僕於足下屢設問以觀所至之成熟與否將以去其
非以趨於是非謂足下之學世無其人也足下行天下多矣
僕之待足下雖未至而待足下如僕者果何人也足下何遽
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也耶且足下雖自擬侯生僕豈信陵
比哉世無仲尼不願居弟子之列此僕之志也足下其亦知
之乎雖然僕與足下始一相識遂切切然責不足於僕視世
之阿曲取容者有異矣此則足下樸茂之美意卽僕所欲進
足下於朝之私心也願足下少安無躁聽僕之所爲某頓首

讀循吏傳

余讀循吏傳而知太史公用意至深遠也夫漢之興也循吏

固不乏人如潁川則有黃霸 海則有龔遂蜀郡則有文翁
其餘于定國張釋之劉昆之屬不可勝數然皆漢武以後人
漢武時稱刀筆吏不可爲公卿者獨一汲黯耳上終不以爲
能至如趙禹張湯甯成郅都輩或身居大僚或爵榮顯秩烜
赫一時卒與黯異此亦可知當時之所尙已史公作循吏傳
不及漢人非漢無循吏也漢武時無循吏也可慨也夫

讀刺客列傳

春秋之義責賢者備夫惟賢者乃可責之備則非盡入而責
之備也余讀刺客傳所載五人或勇或力或嗜酒擊劍國士
之名播於一時非謂其行盡合於義也太史公謂較然不欺
其志允矣後之論者攻擊不一至謂傳不足傳夫責五人者

欲儕五人於聖賢之學也聖賢之學誠不如是乃學聖賢之
學者反臨事畏蒞不能不欺其志如五人其又將奚責哉吾
願世之誦習詩書被服仁義者慎毋責五人備也

宋穆公立公子與夷論

論曰宋宣舍子而立弟宋穆舍其子而傳兄之子之二君者
皆春秋之卓卓者也惟穆公能以兄之心爲心尤難說者乃
以宋禍罪宣公過矣方穆公之將薨也念念不忘先君穆之
賢非宣其孰能知之窮兵黷武與夷之弑固其自取宣奚罪
焉以是爲宣罪將穆亦不得爲無罪耶且其時鄭莊魯桓輩
克弟弑兄皆成於爭如宣公之讓不以爲賢反以爲罪亦見
其惑已

澠池之會論

論曰非勇之難勇能不惜其身以衛其君而又能審時度勢
之爲難方藺相如之相趙王會澠池也秦令趙王鼓瑟相如
亦令秦王擊瓠秦請趙十五城趙亦請秦咸陽相如一何壯
哉雖然秦所以不敢動者非畏相如也畏趙有備耳假令趙
外不盛兵以待內無廉頗以守相如雖勇秦之左右集而刃
之矣相如雖死何補於趙然則相如之敢於陵折秦王者誠
審時度勢非輕棄其身者也趙豈僅賴有相如哉

門人弟子辨

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此歐陽公之說也朱
竹垞先生本之以撰孔子門人考歷引論孟以實之謂如門

人厚葬之爲顏淵之弟子子出門人問曰爲曾子之弟子子
路使門人爲臣門人不敬子路爲子路之弟子子夏之門人
爲子夏之弟子門人治任將歸爲子貢之弟子說本古注疏
以上下文有顏淵曾子子路子夏子貢字而強屬之朱子不
以爲然也爲孔子弟子者孔子門人也爲孟子弟子者孟子
門人也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又曰由之瑟奚
爲於某之門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曹交曰願留而受業
於門夫得其門而入是曰門人以父事之以兄事之是曰弟
子門人弟子夫固名異而實同也今爲之別曰上有顏淵字
此顏淵之弟子於孔子爲門人下有子貢字此子貢之弟子
於孔子爲門人審如是互鄉童子見門人或盆成括見殺門

人問孔子先反門人後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此門人又屬
誰之弟子耶無可屬則門人弟子二而一也復奚疑且卽以
門人治任一節論之以孔子之聖諸賢事孔子之誠孔子旣
沒諸賢不獲見孔子諸賢且不得日見諸賢也爲諸賢者卽
以禮有所極欲先子貢而去亦必有山頽木壞之悲亦必有
離羣索居之感留者不果留去者不卽去相與執手歔歔於
邑而不能已已者胡爲子夏子張子游有若輩皆寂寂無聞
而惟子貢師若弟兩相慟哭兩相慰藉低徊欲絕何子貢弟
子之誼之厚而孔子弟子之誼之薄耶說又安足信哉竹垞
又引東漢諸碑謂有弟子有門生此或當時別立名目如義
士處士之類又如今之爲師者自稱曰友弟曰友生爲弟子

者曰受業曰門生皆與古或同或不同不能畫一奈何以東漢之制上律孔孟之門由近以例遠屈古以從今亦見其惑也昌黎有言曰文求其是解經者亦求其是而已不然歐公之言非無本竹垞據以成書後之學者又何必嘵嘵爲哉

上五山先生書

五山先生大人閣下承奉二月廿九日手教知去歲分水受累今年二月爲交代又有建德之役勞勞往返足見仕途之難然先生文章經濟冠絕儕伍上之人必有能識之者世宜亦不必過爲先生慮也蒙示大著舟過九里洲記讀旅葵文一則身世之感一爲世道人心之憂皆非苟作讀之惟俯首至地而已何敢更贅一辭惟冀時時賜教使末學有所取法

幸何如也世宜自違侍以來精神日耗人事日促僚無一足爲先生道者惟雨農先生來履芸臯師命侍左右得隨杖履二十一日望其風采聆其緒論如當月初見先生時此真生平奇遇不可不告諸先生者芝山語江兩書院極知有泰且滋物議第以去歲先母庶母二次喪葬所費不貲昔劉顯以母陷北魏頗受餽遺欲以贖母自謂方寸已亂何暇作廉世宜竊比於是又芸臯師盛意亦不敢卻不然豈不知又顧之他之必不可哉若文風云云世宜何足以當之謹奉拙作二首呈正伏乞大加繩削銘感無既肅此奉賓卽候崇安

上高雨農先生書

雨農先生大人閣下世宜才鈍學拙少無師授僻居海島行

年五十碌碌無所聞知芸皋先生觀察是邦猥蒙不棄廁之
弟子之列始識古文體例義法又得遇武進劉五山先生聞
其緒論爲學次第工夫稍有解悟偶爾弄筆自惟固陋二先
生以外不敢聞於人也癸巳冬得五山先生省中書言近得
奉教先生謂先生一代宗工不易遇也又言以世宜跋鄭古
村紀遺轉求正焉世宜讀之慙感無已自是心慕先生未嘗
一日忘客歲十月芸皋先生取大箸抑快軒文集二册示世
宜曰當世韓歐也宜激心靜慮求之世宜讀至五七日雖不
能窺測萬一而知先生之學一本於身心其言皆有所發明
於前賢之旨詞氣之中道味盎然益嘆二先生所以傾倒於
先生者乃自有在世宜於是慕益切恨不能自致於先生既
而附芸皋先生文集以拙作求教先生批而歸之又復深自
貶損有下交之言此則先生之謙先生之宏而世宜所深幸
日夕積之於心而不敢言者也又安敢自外於先生哉夫宏
獎人才君子之誼也就正有道下學之心也私其善而不與
人以善仁者所不爲也迷其途而匿不以問亦愚者所不敢
出也用是謹錄舊作二十一首爲一卷仍藉芸皋先生獻之
左右伏乞斧而削之以慰積年景仰之私世宜平生失之東
隅者或可收之桑榆皆先生賜也后刻數種拙書六幅敬以
爲贄並求指示春風宣和惟先生與時偕宜衛道自重臨紙
無任嚮慕瞻企之至

二十二日接奉手教回環雜誦且感且愧非閣下愛弟之厚孰肯誨諭深切如此向者與史蘊山言實一時憂憤之詞非真有遷徙之事也弟家無儋石所積者破書百卷耳惟是蒿目時事大懼骨肉離散不覺其言之過閣下寓書切責責之誠是也至所云臨大事以鎮定爲主此則古賢豪絕大學問絕大經濟乃能之如弟章句小儒何足以當此經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傳云有備無患是故東山泚水草木皆兵萊公渡河豈真一擲如前日變生倉卒百無一備賊夷一礮而傷我軍民再礮而壞我房屋兵自外迓城自內閉幸而狡夷孤舟志逞一快非王直徐海者比其狼狽已至是雖無永凝之禍幾同崑山之驚聞者無不膽寒見者豈不股栗閣下教

之曰是當勸以毀家紓難之義謀禦賊練鄉勇大論不刊弟雖禱昧敢不佩服但練鄉勇於鄉社則易於廈門則難何則鄉社之人一族同心一社齊力素稔其良莠各備其械器無供用之費有身家之戚廈門五方雜處出而召募不患無人然薰猶不辨常則爲兵變則爲賊制之誠不易易且旣募鄉勇非如今蔡司馬但委之練總保長注名造册已也必如臺灣招義民例官設局延董事設條規定保甲給牌票與飯食給工資備器械鑄砲礮以一千人計月需費三千金以三月計便當需九千金此固非行郊不辨亦非官府婉勸嚴飭不行也况愚者難與謀始富者無一慮終比比而然且無論數千金之多也卽如前日蔡司馬諭十八保保長重修柵欄

弟家住張厝前保與趙茂才首先修理所費僅十餘金保中
富戶五六家皆萬千之貲與弟一窮措大比力均分已爲過
矣况一分僅出銀一員二角費亦微矣乃稽延至今十餘日
尙彼此推諉似此愛錢甚於愛命尙望其能毀家紓難哉不
然爲今之計必如閣下所教預籌經費堅築堡壘扼據要害
竄募鄉勇時時訓練備諸火器戰艦兵精糧足內防外捍雖
未能收摧朽之全功而聲勢已足破賊夷之膽豈非厦民大
幸然事實有難焉者伏惟閣下經緯在胸留心時事爲當事
所敬重諒必有以使弟與鄉井同受併懷之賜不勝幸甚肅
此奉覆惟祈鑒諒卽頌道安不一

送高兩農歸光澤序

自芸皋夫子來鎮厦門世宜師事之其由以謁當世名人三
入仁和扶雅陳先生武進五山劉先生其一則先生也扶雅
先生數夕而別五山先生一年而別先生則去年二十日而
別今四閱月又別也其事最晚其契最深其別亦最苦當癸
巳之歲先生與扶雅先生同修志省邸五山先生一見卽以
書相報謂先生爲當世文宗其冬芸皋夫子自臺陽歸赴省
與先生爲古文交歸喜形於色謂先生道德文章今世無二
囑世宜爲文二十餘首求先生教先生賜之教復惠以書是
世宜未見先生時已受知先生也迨去年四月先生來島上
訪芸皋夫子世宜以弟子職日從遊虎溪南普陀諸勝追隨
之下屢屢假以詞色謂爲可教今年主講玉屏居處愈近神

契愈洽嘗謂世宜曰吾與子情好如是又結一重翰墨緣已後當相別何以爲情自是凡世宜所作皆一一爲點定其先生自作藁始脫卽出相示口講指畫唯恐言之不悉嗚呼是何先生之待世宜如此其至也夫以先生韞蓄之富令望之隆其與相爲往復者如扶雅五山先生其人也世宜復何足數乃先生以爲是芸皋夫子弟子又嘗從五山諸君子遊推而愛之俛而就之先生於是益令人思也先生爲芸皋夫子來今芸皋夫子復移節臺陽行已有日先生旣不能與夫子作海外之遊又不克長留島上爲諸生矜式海天一別千里云遙悵望者當不獨世宜一人而世宜之情則更悲也以世宜思慕先生之意知先生必有不能釋然者更以芸皋夫子眷念先生之意先生其能釋然乎惟望先生時惠以訓言如芸皋夫子節鎮廈門時則世宜之受賜不淺矣

擬惠安縣志序

代作

惠安令山陰婁君吏而文者也自余知興泉永道事過惠識之問所以爲治則於惠一邑之民風土俗得失利病無不一一能言其故心甚異之然不知其耽於文也今年夏以所續補縣志爲書并序乞文於余惠於泉爲屬邑於興化爲鄰邑其土瘠其民勤其俗儉而嗇古稱易治婁君尹茲有年善拊字大得民和今又於簿書之餘與邑中士大夫續修此志其於惠之民風土俗得失利病必周詳可知讀婁君之志可以知婁君之治也哉顧史莫難於志爲其詳或失之泛也簡或

失之畧也私或失之去取不一也惠安舊志自明萬厯間張襄惠撰中更三修計爲書三十六卷今婁君於前志所未錄未備及譌舛者補葺刊正輯二十有二卷余未讀其書固不知其中詳簡何若去取何若要以其時之近與其卷帙之富其搜羅不可謂不博也其用功不可謂不勤也此豈俗吏不文者所能辨哉余素耽文事年來徇廈多士之請撰廈門志而廈故無志余始爲分別部居使多士分采之提其要領而芟其蕪冗凡廈之民風土俗得失利病亦頗具有條理未及竣稿他日婁君或以事來廈或余再過婁君當與參正婁君其有以教我否

廈門志序

代作

泉之領縣五其煩而劇者曰晉江曰同安廈門則又同安一隅耳然四面環海於金門爲犄角於漳郡爲咽喉故自提軍五營而外興泉永道駐焉廈防同知亦駐焉富陽周芸泉先生以道光十年官興泉永道而鳳琴以十二年令晉江後又令同安皆於先生爲屬吏日有所咨月有所請先生不以爲愚教且誨焉其時廈門志已成謂鳳琴曰自余來此於民無德然閱二十四月而成此書於治之要領民之利病頗自詳悉鳳琴時唯唯而退第志不敢忘及鳳琴來官廈防同知先生已辭世矣思其人讀其書考其風俗條其教令然後知先生所謂無德於民者大有德於民也且有裨於後之官茲土而蒞茲民者也先生沒矣民之思先生如昨也先生之書之

不可沒如此其章章也烏可不刊之以壽世壽先生哉於是
黎觀察半樵將調江南鳳琴亦將任晉江與陳提軍蓮峰謀
刻之觀察爲文弁諸首而使鳳琴繼之鳳琴記前惠安縣婁
君重修縣志書成嘗句先生爲之序序以先生重也鳳琴何
敢序先生文哉然以鳳琴爲先生屬吏受先生之教被先生
之遇敢執卑不頌尊之義一以不文辭亦豈所以報先生也
哉遂序之

鶴巢吟草序

胥鶴巢薛生紹庭友也壬辰之歲余館於厦島綠陰精舍紹
庭將從余學囑鶴巢爲之介余於是未識紹庭先識鶴巢也
鶴巢將家子年少耽吟詠有書畫癖嘗質衣一笥購右軍聖

教序舊拓本携示余余心異之自紹庭歸與鶴巢不相接者
三四年今歲余主講浯江紹庭持鶴巢詩來索序問之則鶴
巢死矣余爲憮然者久之竟其卷粹然如琢玉五言尤工可
誦也惜香奩詩外多牢騷不平哀怨之音使人不樂鶴巢名
貞成以祖父功襲雲騎尉官闕安守備署金門遊擊非不遇
也年三十有三甚壯也可以自奮於之世展胸中所抱以就
名乃抑塞鬱遏以至此嗚呼此鶴巢之所以不永年也母老
妻少而無子紹庭爲恤其家存其稿云

歎雲鍊筆序

歎雲善用筆古文筆清詩筆古書畫筆屈強離奇而不可方
物此余所習知者外此爲鍊筆古雅絕倫得意時趙次閑陳

曼生輩弗讓也以問歛雲歛雲曰印以漢爲古漢印用篆法兼用隸法深得篆初變隸意鐘鼎古文人不識不尙也又曰印之作在結體運刀要出之端重要識其拙處正其妙處此則吾所不及知亦世不盡知而歛雲自知者也夫歛雲負經濟工詩文且善技能如是何世之人或識或不識也昔東坡見山谷小楷書曰以磊落人作瑣碎事見秦少游行草書曰此人不可使閑閑便通百技矣其歛雲之謂歛世有能知歛雲識歛雲用歛雲如歛雲之善用筆者乎則歛雲將不得一閒時將大有作用於世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而謂磊落如歛雲爲之乎歛雲其善刀而藏以待之

柏香山館印存叙

楊君紫庭性嗜古工刻石與吾友歛雲交相善居相憐又相師也二人各奏其能咸得漢人意如陳曼生於趙次閑然紫庭近攷金石書謂漢篆惟瓦當文屈曲有致惜前書未廣益之摹爲小本讀書之餘香一罍茗一盃晷然驕然信閑中一樂也歛雲縱臾之哀所畜名家私印成帙而以所以自製者爲之殿統四卷顏曰柏香山館印存因囑歛雲案序於余余嘉紫庭少而多能又與歛雲爲金石交於是鄉爲歛雲叙者今復因歛雲而叙紫庭結一重翰墨緣也已

讀選詩自叙

將欲操三寸之管抒百情之思宣一代之化繪萬象之形使後之人讀而思思而感感而動以至流連唱歎而不能已者

其惟詩乎將欲本一己之性命叩先賢之奧旨求之於章句之間準之以規矩之正俾後之人讀其文知其情守其法不至蕩檢踰閑高馳而不顧者其惟評詩乎余非能詩者亦非知詩者辛未冬與友潛東同筆硯始學詩得二田先生讀杜心解闕之知作詩曰意曰體曰法有操翰輒從五律入古一道則未也且求師授亦難其人壬申自涪江歸讀潛東所詳放翁詩逐段分句有條不紊不辭見獵心喜問所從來則得力於杜詩仇註者爲多於是課童之暇取選詩若干首以讀杜之法所謂意體法三者求之畧有見卽書紙尾以考學問之得失遵先民之規矩亦學問中一韻事惟是生今反古宣聖所非志古違今昌黎所慨彼蘄勝於人者將馳騁乎藻翰之場摘華乎酬應之際使含風雲月露與夫新詞艷曲諸製一一取所謂意與體與法者而爲之則不笑爲陋者亦必曰爲愚而吾與潛東顧汲汲索之於漢魏晉宋間豈不可恠抑又聞之資之所近力能勉焉嗜古之癖余與潛東蓋性相近而學相勉者也故凡吾所爲者非敢反古也非敢違今也以考學問以遵先民少快半日與潛東嗜古之癖與夫曩日欲學古而不暇求師而不獲之心俾子弟輩觀之無妄其情無背其法朝吟夕詠有得乎古人作詩之感動奮發流連唱嘆而不能已此則余之志也若如昌黎所譏吾人爲文雖不爲當世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者此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廈島有山曰白鹿洞前人慕廬山之勝因以名之也道光丙申六月八日周觀察芸皋夫子招諸生侍主講高爾農先生遊卽讌焉初乙未夏先生來廈門夫子以師禮禮之招遊無盡稜層二巖世宜與焉先生作遊記其大旨謂夫子以古文提倡後學義高辭美爲島中士勗世宜錄而藏之今年先生受夫子聘主講玉屏書院未至夫子謂世宜曰先生將以某日至汝理院中事其戒備以俟使人迓諸境至則率諸生拜於院致餐設膳而退已詔世宜曰先生山斗也今延爲多士式將大望於諸生爲我告曰有志於學能受先生教者皆有以寵異之諸生震先生古文名及課咸惕惕懼無以當先生意而先生不拘成格文成繩之削之評之註之甲乙之夫子又擇其尤者榜諸壁且示先生所以立教之意懇懇爲諸生道至是日命世宜招諸生十有二人陪侍讌遊曰能古文或詩者咸有作以觀諸生志其日風日清明佳氣鬱蒼先生與夫子遍歷諸勝遊已而讌諸生從二夫子起與起坐與坐一話一言惟二夫子是聽先生樂甚夫子樂甚諸生之樂則有不可以意言者夫先生與夫子以道相尙以文相友者也諸生所講求者制藝耳而先生之範圍曲成者如此夫子所以誘掖獎勵者又如此安得不自樂其遭也昔常袞爲閩觀察使以閩未知學選歐陽詹以式諸生又親與諸生爲客主之禮閩之人文一變今夫子觀察於茲六年士被其教者深先生之蓄道德能文章爲夫子素敬禮視詹拔於諸生又勝今

日之讌又視客主之禮有加以此鼓勵激勸而謂士氣文風不日上有是理哉諸生中能爲古文者推高子文林吳甫莊誠甫三人吳甫誠甫亦受業於夫子前曾侍先生遊者子文先生族子學於先生今復請業於夫子茲遊也知必有能記是遊者世宜非其任也顧念島上白鹿洞不敵廬山之勝而今得先生於夫子不啻朱陸焉謹舉今日夫子所以敬先生與先生所以爲教者詳述之以自勉且勉諸同學

崇德堂夜宴記

月之八日諸生旣陪宴白鹿洞歸相與語曰禮務施報故上錫下曰賜下奉上曰享黃鳥之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其次章瓠葉之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又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夫飲食教誨情之至厚者亨瓠炮兔物之至薄者而說者以爲古人不以薄物廢禮今芸皋夫子命我諸生陪雨農先生宴非所謂飲食教誨乎而顧無一獻一酢豈瓠葉詩人意耶於是筮日諏吉以是月十五日設酒於院中之崇德堂雨農先生上而右芸皋夫子上而左皆東鄉諸生以次侍坐莘莘濟濟闐闐衍衍如侍宴白鹿洞時而進退彌謹意氣彌洽酒半月上東方樹影石影交加滿地芸皋夫子顧而樂之詔諸生各爲詩文以壽諸生皆曰諾宴旣罷相揖而退誠甫獨後世宜私謂之曰美哉今夕之會也昔胡安定主講太學率諸弟子會於首善堂相與奏雅歌詩乙夜而散自有玉屏書院來幾百餘載

矣官斯土者不知若而人主斯講者不知若而人爲諸生讀書其中以文課試者又不知幾百十人孰有賓與主相歡師與弟相洽諸生與諸生雍容揖讓如今夕者乎士患無所造又患不得依歸如夫子與先生又豈多得乎哉卽謂今夕崇德堂之會猶首善堂之會也可世宜不敏愧不能爲詩歌以獻當述之以爲記誠甫曰然遂書爲二通一獻之雨農先生一獻之芸臯夫子以爲諸生倡

陪燕庭劉觀察遊白鹿洞虎溪二巖記

道光丁酉十一月燕庭觀察以汀州牧權興泉道事世宜以部民禮見觀察出所著蒼玉洞題名一冊見示卷首陳南叔繪圖蓋甲午紀遊之作也世宜伏而讀之竊歎觀察留心名

物而於昔人之名又懼其鏤迹銷聲不憚搜幽剔隱使其人之姓若氏一一著諸簡冊是何用心之公也戊戌正月三日觀察將與友人吳菽堂張石匏陳栗園華少韓及其從子密甫令子載卿遊白鹿洞虎溪先期折柬招世宜與林研香墨香兄弟世宜不敢辭於是爲之先導下超然亭凭梯雲閣入六合洞登大悲閣徧讀趙紆朱一馮等所題名復跨巖背越虎溪躡摹天石憇雲中亭觀稜層二大字仍讌集於超然亭觀察以詩唱石匏少華和之粟園復踵南叔故事爲之圖而使世宜執筆以記蓋較之蒼玉洞之遊殊不寂寞也惟是二巖所刻皆萬歷天啟崇禎時人無宋人名不足續錄耳雖然名有今昔之分而名之所以立則今猶昔也况君子所至草

木皆香前蒼玉洞之遊觀察爲昔人傳今百鹿虎溪之遊觀察獨不令後人思乎竊願觀察留題石上大書年月而深刻之一以誌此日觀遊之樂一以作來日去思之碑如是則觀察之遊不偶遊而陪觀察遊者亦得藉以永久也觀察以爲何如

西漢古鑑記

物之厯累千年而不敝者其物必神其遇有數而人以數十年易朽之軀敝焉欲與相終始則惑之甚者也然好之斯欲得之矣歐陽公云足吾所好玩而老焉蓋釋然而未釋然歟余近獲西漢古鑑一枚以建初尺度之徑七寸九分厚二分有半脣倍之今官平重二十八兩九銖六十黍背作瓜皮色質剝如蛙面綠斑或大或小或密或疎如泛泚之萍隨風聚散鮮溱可愛背中爲小青龍鈕鍊環貫之鈕上一方印繆篆不可識鈕下一四圍如鑑而有光右側書大漢平津侯左側書元朔五年造凡十言文襍篆隸其體制與世所傳迥異而年壽較久奇物也接平津侯爲公孫氏封爵元朔爲漢武帝年號班史稱武帝初卽位公孫氏年六十以賢良文學兩拜博士由博士而御史大夫而丞相其封平津侯在元朔三年十月乙丑外戚恩澤侯表詳載之是則元朔五年乃武帝卽位之十七年卽公孫氏請爲博士置弟子員之年去今道光二十二年壬寅蓋千九百七十三年也古物之存於世者希矣宋元之畫本晉唐之碑帖近者才數百年遠者不過千

年求之尙百不得一卽得之或贗而不眞况越二千年之久
哉昔六一居士著集古錄以不見西漢書爲憾此則眞西漢
人書也宣和博古圖載漢鑑若干無銘者半有銘者亦無年
號可稽此則紀代紀號紀年也翁覃溪學士兩漢金石記載
漢鑑有年號者二一爲哀帝元壽元年一爲桓帝永康元年
當時已詫爲希世寶今自元朔至元壽尙多一百二十二年
更自元朔至永康尙多二百八十九年也然則漢器之存此
爲第一云鑑本故友蔡茂才俾熾家藏物余見之三十年前
今幸得之三十年後而余年且六十矣然則余與茲鑑相遇
復幾時也哉道光壬寅年十月二十三日記

聽月樓記

涓川先生有樓曰聽月客有過此樓者日月可聽乎余曰然
曰有聲乎余曰否無聲則何以聽余曰聽不以聲善聽者不
假聲容曰有說乎余曰此涓川先生誠諸生意也凡聲之起
由人心生聲入而心通之故製字聽與聽從耳實從心孔叢
子云臧三耳心之謂也施丹而朱之傅粉而白之色也何以
知其色也於蘭而薰之於艾而藉之臭也何以知其臭也有
主焉者耳然則人之爲學可知已聽以心不聽以耳聽於有
聲亦聽於無聲今余之館於茲也諸生日侍於側朝課夕講
凡所授受聽乎吾不得而知也不聽乎吾亦不得而知也學
問之道屏諸外以一諸內斯已耳聽而悟上也聽而未悟勿
失焉次也或如孟子之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無論

余卽靜默如月不能啟諸生浸假化余之口以爲風以爲雷亦無諸生何也客唯而退書其說於壁以爲諸生勉且以質之渭川先生

百花瓢記

瓢之著者曰詩曰酒余不解吟咏飲少輒醉瓢於我誠瓠落而無用有告余者曰詩人命屬花李才江句也王元之亦云睡起殘花落酒瓢君愛花盍以貯花亦得詩酒意因顏曰百花瓢客有好米汁撚斷髭者余當飲之酒乞其詩刊諸瓢腹使瓢有知不當與花爲緣耶歌曰

酒解予之憂兮而予飲不能三焦詩言予之情兮而予歌不能九招強名花以相對兮聊破予之寂寥亦免繫而久不食兮誰爲瓢其能嘲

記硯

余性卞墨過三四十磨不能待也其不過者又苦滲而易乾於是咎硯不適於用童肯堂買此硯貽余謂是眉子坑石余以其色駢而文駁不之貴及試之發墨而不渴亦不損豪何肯堂之諳予性而又識硯性也夫不識其性而用之與用之而拂其性其不適於用獨硯也哉

笏記

笏者忽也古者慮事之忽始製笏書思其上笏制二尺有二寸笏用象古諸侯爲然夫古道之不用於今獨笏也哉今笏惟道士優人用之制又踰於此是以賈而不售子年近七十

事都不省記忽殊甚爰購之以代札非泥古也古用而今不用余則以無用爲用也已

陳孝子傳

陳孝子諱大睿字子遜號樸菴泉州晉江縣福安鋪玉塔鄉人孝子震六月父東游於臺越六年卒訃至母哭孝子亦哭母號孝子亦號母水漿不入口孝子亦水漿不入口人莫識孝子意謂其哭也號也水漿不入口也一如其母之爲之也一旦失孝子所在徧迹之乃匿族人檣帆間蓋族人賈於臺者舟泊海口孝子家近故走匿焉母孳之歸不歸已乃頓足伏地泪泫泫曰兒今願從海外尋父去也母聞言慟絕絕復蘇當是時母哭孝子哭左右觀者駢肩累迹數千百人靡不

爲孝子泪下於是族人咸義孝子爲載父柩以歸孝子父既喪家益苦日兩飧不給孝子無俚賴會賣韭者過竊以獻母母問故孝子直對曰盜耳母勃然曰汝盜耶父死子盜吾焉覩乎反諸賣者杖幾斃孝子扶服受杖不敢言亦不敢號人曰是六歲兒耳昔陸績懷橘至今傳爲美談觀過知仁何母督責之深也母顏始霽鄉里爲之諺曰陳家孝童世無雙嗣是入塾出告反面一遵母訓比冠痛菽水無資棄儒而賈賈地去家五里所旦夕必歸省新鮮蔬果魚蛤不論價必取供之食上必敬視之床第枕蓆器皿溺器必手滌之母疾請以身代之迨母歿孝子年已四十五哀哀作孺子泣寢苦枕塊獨居三年旣乃耐於父墓月一省拜放聲哭聞者悼焉至年

七十餘猶徒步至墓下拜跪如禮嗚呼孝子自幼而壯而老
生事三十餘年死事復三十餘年時屢變而孝子心不變孝
子之爲孝子摯矣哉或曰嘉慶十二年五月初六日孝子所
居室忽下紫雨十三霽眾咸驚異其年孝子家漸豐至孝子
之子官侍御時紫雨復下此天以報孝子歟余謂天報孝子
豈在富貴孝子之孝自幼性成天固有以啟之矣而孝子之
子官侍御極言敢諫以直聲著於天下使天下後世聞而慕
曰父爲孝子子爲忠臣此真天所以報孝子也孝子於是乎
不匱矣孝子本候選從九品以子貴累

贈至朝議大夫有子五長文毅四文俊俱舉鄉飲賓次文彩
三文登俱國子監生五慶鏞道光壬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
工科給事中慶鏞壬午科與世宜舉於鄉誼同兄弟不以不
文屬爲傳因謹次其事至孝子高風碩德可家模範世楷式
者當別傳茲不具錄焉

童節母張孺人傳

孺人同安縣人張氏太學生元衡之女年十七歸童君奪標
得舅姑歡家事無大小悉委任之洎舅姑相繼沒童君以毀
致疾篤執孺人手曰某累若言未已孺人泣且跪誓以死
誓已復泣童君泣家中人無不泣童君插手止曰某方重有
屬勿復爾某不幸邁茲厲疾不能終三年喪窀穸大事惟若
是賴若死是重某不孝也若孕五月天未絕童氏生男死將
誰育之是斬吾祀也吾兄清和未婚而父母爲立嗣呱呱者

亦惟若是依若死是不有吾兒也吾知若必從死若其思之無忘今日言孺人泣不能對未幾童君卒孺人以頭搶地絕而復蘇者再既乃拊膺嘆曰是則妾之命也夫是則妾之命也夫敢忘夫言比宗瑩生孺人卵翼子侄如一宗瑩少善病雖愛憐之遇事繩以禮有過楚撻不稍假故能早自成立貢成均有詩名孺人年三十七而卒道光八年宗瑩列其事以請旌門

論曰婦人遇大故率其貞一之性以一死相從於地下可不謂賢乎顧事勢何如耳若孺人者可謂知大體者也忍死撫孤卒以有成以無負其夫之言其相較何如惜孺人早卒不獲受宗瑩之養可悲也

張貞婦傳

貞婦者嘉禾里農家張定女字同里黃藝未昏也藝服賈沒海外計聞婦泣曰夫死而絕黃氏祀吾弗忍必往父母聞之不之許婦於除夕服縗服潛偕隣姬奔舅姑所舅姑辭曰吾家貧子又死不可以苦汝婦曰苦婦命也守婦志也言已淚涔涔下不去婦既歸黃以禮自守人無覲貞婦面者家四壁以積以紡曼如也脂膏滌髓夕膳晨飧欸欸如也居無何舅姑相繼沒喪若葬盡質所有不瞻脫身上服繼之蓋貞且孝者也嘉慶某年貞婦老矣所後子天成忽以疫死有三孫焉俱幼貞婦痛子故得疾而卒春秋七月有四計爲婦之年二十一貞守五十有三年

論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貞婦未成婦以黃氏無後歸而不告其跡異於舜人或議之嗚呼此所以爲貞婦也使貞婦者不違於其父母其所處所遭未必困阨至是而卒全貞以續黃氏後其舅姑有不以爲真黃氏婦哉卽其父母亦無懟焉君子以爲猶告卽以孟子論舜語爲議者進一解也

黃節婦傳

黃梅娘同安張啟元妾啟元娶潘氏五載生三子二女或二三齡或四五齡潘卒元尋卒黃年二十六所生子止兩月諸媵妾雲流星散黃獨繞棺哭誓不去族人有利其資者計逐之黃哀彌切撫棺慟哭妾所以死守者爲諸藐孤耳豈爲利哉肩貨財器物爲一空籍書之歸其鑰於族之老成而正者月取給而已不出戶外由是教養昏嫁諸孤得以賴今黃年且六十餘矣大婦所生子與所生子俱前死惟餘兩孫人莫不嘉其節哀其遇云

許廷桂母陳孺人傳贊

贊曰殉節難守節尤難守極苦之節教成於子則尤難方孺人於夫許德之死也家無寸儲事老携孤鬻女以給艱苦極矣至廷桂死尸還始垂泣繼拭淚大義曉然至今如聞其聲非母之賢無以成子之忠惟子之忠益以彰母之賢婦以節著子以忠死許德有知亦無憾地下矣

紀遊擊張公死事略

遊擊張公諱然名小湊字守約泉州晉江龜湖鄉人少尙俠

不拘拘小節當嘉慶間朱濱陸梁海上公以貧身歸焉濱死弟渥降公與俱

朝廷宥之令充水師伍賞額外人或嫉之公曰額外雖小亦官也吾何人上不罪乃官之耶吾死且不恨自是前後以捕賊功歷升至今職每升一秩輒大呼天恩超躍自奮人咸非笑目之曰賊子張蓋薄之也道光庚子七月英夷寇厦門有發大礮擊之使遁者或曰延平副將靈德或曰卽公也帥卒以功屬德公不之較人或以爲懦公安之惟言及英夷猖獗則切齒怒髮目眦盡裂辛丑春奉大府檄造戰艦修火器爲防堵具未備七月初九日英夷大隊三十餘艘豕突而至當是時沿海劫盜蜂起水師提督寶振彪以精卒追盜

至浙靈德復病死越翼曰大府以令中軍參將陳勝元爲右翼金門鎮總兵官江繼芸爲左翼飭公與後營把總楊肇基左營把總紀國慶前營把總李肇明督礮水摻臺是日西南風大作礮過處火烟如黑雲對面不相覩夷突從文汎口安海汎上岸公脫身與戰軍人咸勸阻公曰湊一醜人受兩朝厚恩今卽死幸極矣忍偷生乎提大刀殺夷十餘人刀折中創裏創拔劍連斬數夷而夷勢益張左右二翼復不至於是以冠覆面憑樹僵立而死楊紀李三人亦力戰死夷人義穴埋加箐焉越十四日夷退居鼓浪嶼家人始具棺以斂面如生嗚呼此公之大節也當公橫行海上時其所爲誠有道者所刺譏卽受職居官人亦羞與公伍而公一切

聖

恩刻心鏤骨卒能感激自厲居其位死其官至使逆夷知所
敬仰則朝廷所以待公與公所以報之者可謂兩不相負而
楊紀李三君子官小祿薄亦能舍生取義皆足與公共千古
也彼向之非笑而羞與爲伍者又烏足以知公哉

凌君宏度傳

君凌姓諱棟字宏度世爲安溪永安里人自君父郁星君僑
居廈門始從而居焉君好仁喜施於物無所厚薄精岐黃術
所用藥率平易或不見諸方書人往往輕之然卒效診脉前
期決死生輒中君甥許某僞爲病欲以試君術君曰是不洽
厥病肝金行則木絕已而果然居家手製丹膏丸散窮者不
取錢每晨起問病者盈門或延之雖大風雨昏夜弗靳遇孤

苦無告之人手自調藥療之人以是稱君長者林開吳榜君
戚屬也嘗捐某寺金後家頓索君代爲之償乾隆乙卯漳泉
大饑故鄉親舊流徙者踵至君傾囊振之不給則質服皿以
繼其急病分憂如飢渴之嗜飲食蓋天性使然也卒年四十
有六或曰君之卒卽以告貸者眾不能副其所求抑鬱成疾
噫其甚也于四人矣翰嘉慶戊寅舉人

贊曰醫固小道其功至與良相等凌君以術施而不靳報其
視華元化之拔重釣利相去遠矣誠如或人之言則以身殉
人良足悲已夫博施濟眾堯舜猶病況匹夫之好行其德也
然一念之仁皆足利物劉向云有陰德者必有顯報凌氏之
澤詎有艾哉

君副公家傳

君諱貳字君副爾育公次子也世居浯之西倉鄉自始祖千
二使公傳至公會祖繼莊公凡二十有四世繼莊公生清慎
公清慎公生爾育公世有隱德爾育公舉丈夫子二長君精
公次卽公也公天姿豪邁總角時卽具倜儻不羣之概甫冠
棄舉子業習農圃以其隙捕魚大海中公自言七八月秋風
一席江月半輪遠遶青山茫茫海水漁子操咎理椰子亦雜
沓檣篷閒叫歡狂歌足樂也爾育公沒公克荷先業敦親誼
厚交遊宗族中得公力者十居四五乾隆丙午歲薦饑浯尤
甚殍者羸者流亡星散者連鄉比屋巷無居人公曰吾宗也
遂罄囊橐以貨沾渥者百十家歲旣稔或償或否公不問亦

無德色卒於嘉慶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有五
配黃太孺人先公十一年沒子八裕禧成楚魏秦江山齊齊
邑庠生今名世修女一孫十二人侯水活賢機器卓添隨與
周吟族子世宜恭撰

林墨香小傳

四十九石山房主人林墨香諱必輝廈門嘉禾里人少穎敏
多技能尤工刻石嘗刻其家墓銘余見之以爲佳君謂余言
書佳余曰書不甚佳君不別求佳輒一一如其不佳是以佳
耳君意省益自肆力索余作篆隸法鏤之大小得四十九石
目曰初刻君之名由此震君之齋號四十九石山房亦由此
定而君殊瑣瑣不自得周觀察芸臯先生物色君以余知君

問曰墨香何師余對曰墨香無師以人之書爲師先生爲之作四十九石山房記當是時士大夫如梁芷鄰楊雪椒趙穀士諸先輩或耳其名或一面皆嘖嘖稱道君君益愧謂雕蟲小技未造極適貽先生長者羞去年冬燕庭劉公以汀州牧假興泉永道篆謂君曰銀鉤鍊畫生能事畢矣雖然亦有道乎君唯唯曰道何敢言惟刻以刀爲筆必運刀如運筆斯神於刀者苦未能也劉公深嘆賞且曰自芸臯先生餽余四十丸石山房石刻已知生今聞生言芸臯賞識不虛也劉公三世相家好古精鑒別金石爲天下巨眼古彝鼎槃敦箱篋僉有記君徧刻之又爲摹清愛堂鐘鼎款式一卷鏤牙章百數十枚自春徂夏五閱月字可萬計劉公不以爲多君亦不以

爲倦也劉公旣多君技約與君同回汀州已而疾作不果行迨劉公以信來君已前一月卒矣於戲金於君非真金石交也耶余所書君所刻可以數計也耶君之與余猶驂之有靳也君今焉往哉夫以君之技如是君之用心如是君之名聞於世爲世所見賞不自足復如是藉天假之年吾知古之黃鶴靈芝去人不遠也用是撫君之大畧著爲傳以質知君者且以附芸臯先生四十九石山房之末陷諸壁

書周公純先生軼事

方技之術儒者不道通其說者於物有濟未嘗不取之况施之者博也芸臯天子富春雜識載周公純先生軼事曰天錫者富陽老貢生也工詩能古文其學無所不窺於醫藥符咒

若神授先生之醫也止受錢三十六不類術者藥或用或不
靡弗治有傭者爲人力作夜市冷飯佐以冷羊尾飽而臥暴
得軟弱疾問先生先生使之浴曰浴已乃來傭者從之同浴
人羣聞水有羶氣浴竟病如失勿藥也歛有富翁病消一食
斗米肴肉無算猶饑就醫姑蘇葉天士葉良醫也弗克治延
先生先生曰疾可爲也示汝方汝憚服奈何家有丸藥命僕
來取已授僕藥戒之曰藥必飽後服服必盡夜半腹痛痛必
瀉慎無飲他藥天明我且至翁果以瀉劇促先生未至潛飲
逾復先生至診之曰疾已去如服葠何十年後發不可爲矣
其以醫濟人類如此然先生窮甚所居屋曰采蘭堂三椽耳
地高而宇下視其屋如在井中入門倒降三級疑宋時屋也
或曰先生先人有道術爲吳興人除祟指此屋爲贈一夕雷
雨屋自吳興飛來者說甚誕然先生所習符咒自言於屋脊
上得之則又似家學也先是先生歲莫時掃除屋塵於梁上
得木劍符書各一以業儒不之習夜祟於狐乃習之自是伏
狐驅蛟禱蛾無不驗人猶未奇先生也乾隆初富陽大旱先
生念民不得食請於令爲法禱東鶴山凡三晝夜不雨旣而
大雨富陽人德之是年先生妻及子俱死秋闈發解以微疵
見黜後三十年又大旱縣人慮先生創前事不出率老幼羣
炷香跪先生門先生遽跌而出爲禱七晝夜雨富陽人又德
之是年後妻所生子鸞已入庠復死嘉慶三年浙江大旱巡
撫阮儀真馳書懇請先生先生復往應之凡十四日而浙東

西雨遍山是德先生者不獨富陽一方人也噫先生之施於物可不謂博哉夫世之爲斯術者大都有所取於人耳卽不取於人必無虧於己畧高其利身遭其毒稍存計較者不爲也今先生爲民故而于死焉妻死焉己之科名旣得而復失焉雖亦時事之適然而所遭之酷有非人所願受者先生獨晏然處之亦可以識先生矣先生著作多散軼惟送王邑侯解組歸西江序芸皋夫子手自抄錄人或少之世宜謂昔軒轅彌明解捕鬼物拘囚虎豹人不知其文自昌黎集載石鼎聯句一篇人無不識彌明者則先生之文其附芸皋夫子集以傳無疑也先生固儒者也然其術亦神矣哉

王輝山夫子墓誌銘

嗚呼夫子今沒十年矣世宜之初受業於夫子也夫子進而勗之曰爾毋堂堂爾毋焜焜爾行者身之基文者身之枝有行無文僂有文無行賊士而賊不如毗之僂小子戒諸世宜侍夫子日久而後知夫子之所以淑世宜者皆其所自淑者也夫子幼失怙恃煢煢無所依又自謂質魯鈍堅苦讀書書以外不肖也比長益有名然不逐時好家貧課生徒自給亦以敦本務實爲主故游其門者率恂恂有詩禮容爲邑諸生三十年每試輒高等年五十始舉於鄉夫子每當報罷時人皆爲惋惜顧不稍介意曰文之遇合命也吾勉修吾行而已夫子性嚴靜而和寡言語慎交遊義非所應得不濫名一錢豪貴家每以得見夫子爲重夫子則絕跡不往當道貴人

聞夫子名乞見顏色非公事亦弗至焉生平不忤人不毀人亦不與人狎而人之見之者無不肅然邑中稱學行醅備者必曰王先生人聞稱王先生不問而知爲輝山先生也今葬有日矣同學欲爲銘幽之辭以屬世宜世宜不獲辭因謹述素所知者以傳信使知吾夫子之所以爲弟子法者固不僅文字之工也溪陽凌先生翰爲夫子同年友謂世宜曰子師少年時美丰儀肄業玉屏書院院之側有少女未笄慕其才意屬焉正容拒之卒未嘗爲人言余時知之亦未嘗以聞於人也子所書恐未能盡子師之實行嗚呼世宜侍夫子日久自以爲知夫子矣乃夫子之不易知也竟若是哉嗟乎我夫子言必宗經行必蹈道穆然有古師儒規克副

國家作人礪士之用雖胸所蘊蓄未獲措施而矜浮式靡挽頽風而追先正所裨於士風者匪鮮乃既阨其遇又不克大其年使後生小子有所遵循若世宜者遂自是失所依歸是則可痛也已夫子氏王諱瓊林字玉崙輝山號也世居泉州之杏墩鄉曾祖始遷廈門外清會祖諱名祖時庸考必達皆以篤行稱妣 孺人配葉孺人先夫子卒子化清女子子二夫子卒於道光癸未六月二十五日距生於乾隆壬辰七月十四日春秋五十有二與葉孺人合葬於廈之獅山銘曰擎其表弁其裏有道君子宅於此蘿其膺石其床幽人之藏終允臧兮

國子監生王心田妻周孺人墓志

代芸皋師作

孺人姓周氏同邑富陽縣人道光元年孝廉方正王義祖之
冢婦國子監生心田之妻贈文林郎中憲大夫讓谿公諱濂
之女而興泉永兵備道周某之妹也妹與某兄妹六人同爲
吾母楊太孺人所生妹年最幼性慧而敏少時讓谿公常拊
其首曰惜汝不爲男子蓋憐之亦與之也年二十嬪於王王
故蕭山望族徙富陽與周世爲婚姻其翁長者治家以嚴肅
聞妹歸自尊嬪而下數十輩無不交口稱道翁尤愛重謂能
遵其教可爲諸婦式委以家政夫之幼弟禹玉生而病無乳
妹時方育子兼乳之禹玉親之如母二小姑依之如姊其事
王君以禮禮之如賓季父耄年喪女妹女事之如其所生道
光某年某自漢黃德道任奉母喪歸葬其時兄弟皆已淪沒

襄大事者惟某與妹耳年甫三十餘髮皤如五十許人朝若
夕哭不休某懼其弱而毀反慰之比服闋將官於闈求其女
爲子婦與之別送至中庭今年某月王君與其子忽來相視
問無恙外心爲之喜蓋謂其見王君一如見吾妹也未幾計
至王君與其子哀不自勝卽以志爲請嗚呼某何忍志哉又
何敢不志哉惟念吾母生吾兄妹六人數十年間零落殆盡
自某年而兄某某沒矣某年而弟沒矣及某年而某某又相
繼沒矣覺斃子立猶幸吾妹在耳今胡爲至此豈豐其德固
嗇其壽歟不然何奪之遽也夫以妹之賢父稱之翁稱之室
以內尊若卑無不稱之妹亦可以無恨所恨者沒之日夫妻
母子天涯地角同胞如某復以遠官之故不獲一執其紼

一臨其穴九原之下抱恨有終窮乎謹綴其生平大畧書諸石不自知其詞之醜縷云

黃府君廉明墓誌銘

君諱登第字廉明同安金柄鄉人自其祖遷厦文竈社支竈黃爲鉅族於是又爲厦門人祖炯雲父邦俊咸有隱德君敦於倫紀輕財而尙義其貌頊頊其言呐呐其行惕惕不問皆知爲忠厚長者人也初邦俊生三子君其孟也仲登瀛季登苑邦俊沒仲方五歲季三歲窘甚惟餘一罍君與舅氏貨布爲業以時居積二十餘年資致累鉅萬二弟自冠而室汴第宅市田產納粟入官一惟君是資君曰弟分當得余敢吝比析箸仍均與之一緡不自私此君之篤於兄弟者祥苑吳麟

君幼所從學者既習爲賈事執弟子禮如初吳固廉士有所需未嘗出諸口君察其意皆之歲時饋獻不絕及沒復卹其家亦如初此又君之篤於師友者夫自俗之偷也尺布斗米之謠有不堪入耳者矣股修壺酒之享有取給諸一時者其甚者好貨財私妻子而骨肉餽其口於四方家貲以萬千計延師教子弟較錙銖薄饘膳一歲不能終者往往有之而君於師友兄弟間所以周旋之者懃懃懇懇如是是又可多得哉君之子焱縣庠生與世宜善屬銘君墓世宜不獲辭爰取人所共知於君君不媿爲人知者質言之餘從略君生於乾隆丙戌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卒於道光壬辰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七於道光某年某月某日葬

於某處子七人曰溪曰淮曰龍先君卒曰庭經縣庠生後君卒襄葬事者長焱次震次烏孫四人傳書心正克讚心楷曾孫三人銘曰 之地山縈水紆爾宅爾兆龜筮叶符君身卽沒君行可模我銘君墓其言匪諛勒茲貞石千載不渝

黃母林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林氏永甯人也隸籍同安曾祖祖俱布衣考桂馥爲國學生世有令德年二十有五歸世宜舅氏黃仲成公公歲進士紹山公之孫國學生君槐公之次子也孺人生姿令淑性清儉其佐仲成公也公憂與憂公喜與喜椎結布裙朝箕帚夕井曰人謂有孟德耀遺風焉所生子二仰岱仰澤庶子一仰古孺人飲食教誨之無歧曹風鳴鳩之章可詠也胡年

不副德四十九而卒其子仰岱仰澤亦相繼亡顛木由蘖肩葬事者惟仰古一人嗚呼痛哉孺人生於乾隆丙子年九月初日卒於嘉慶甲子年二月十四日卽以其年葬於六世祖才通公墳側地名大石泉有風動石屏其右以日者不封也不識也表封識正子午時則道光六年四月始也銘曰
豐其德嗇其壽本之仆支乃茂支之茂兮允惟孺人樛木福履之厚

陳生從周墓誌

陳生官書小名有徵字從周陳省軒次子省軒痛其五弟賓卿無後以生爲之後生少穎敏授以書讀一二過輒成誦年十六入龍溪學森森玉立人謂陳氏有子矣省軒沒生叔父

允集長兄不慶器其才延吾師王輝山先生爲之師後復師於余年二十矣余告之曰學患無質又苦不及時生質美而年富鞭策之當出人頭地蓋大有望於生也道光甲申生娶婦未逾月婦病未幾卒生哭之慟己丑十一月生亦卒年二十六子廷琛四歲嗚呼生其已夫夫以生之質之美使如所望孳孳爲學豈久居人後者生以此終天爲之耶抑生爲之耶祖籍漳州龍溪石碼塔社僑居廈島卽以本年十二月某日葬於廈門塔厝鄉雪山脚誌其墓者同安呂世宜也

張公去思碑

公名熙字宇玉田四川峩眉縣人以今

上卽位之年十一月由粵西南甯府來爲興泉永兵備道公

廉明有威果於從政未下車道聞同安龍溪海澄交界有小刀會累千人爲民擾卽密遣偵捕到官六日獲會首陳慶真立斃杖下眞華而生於夷者故夷酋挾公公曰吾民也吾治之汝無與夷恐退乞其力是時頌聲載道羣喜公威立令行比戶得以安堵而公除甘肅臬司之報至於是士民方幸公來旋虞公去僉爲借寇之請公曰吾去也吾亦何忍遷去吾且盡吾職毋論後人憂乃出已賈募謀犒士移軍龍同海三縣界身日夜督捕復虜渠魁王泉等六十餘人置之法而民靖嗚呼廈門爲漳泉門戶五方雜處尤易藏奸自壬寅以後政壹於寬民翫於法而不軌之徒斂財聚黨至蔓延三邑公蒞政不越五旬扶苗耨莠雷厲風行遐方讐慄黎民用康績

孰與公茂而公顧曰吾不受德吾惟盡吾職以毋詒後人憂
夫爲官盡職不詒後人憂者幾人哉公今去矣公之德入民
之深繫於心終不去也爰勒貞石以揚公休以申輿情以傳
永世

書明監國魯王墓碑兩側并陰

此周觀察所表明監國魯王墓碑也王明太祖十世孫諱以
海字巨川崇禎甲申襲封魯王乙酉監國紹興師潰入閩依
倚鄭成功由是而居中左所居閩安厝金門崎嶇凡十年壬
寅成功死王亦得哮喘疾以十一月十三日薨年四十五葬於
茲蓋王所嘗游地地名鼓岡山石勒漢影雲根字王手書也
諸從亡題咏俱在歲久湮失道光某某年林君樹梅訪得之
伐石樹碑有觀察書其陽囑世宜書其陰蓋慎也若王事跡
本末觀察有考林君有圖有記刻石涪江書院此不復紀道
光十五年嘉禾里人呂世宜記

明監國魯王墓碑陰

王諱以海字巨川明太祖十世孫崇禎甲申襲封魯王乙酉
監國紹興師潰鄭綏自舟山迎王入閩居中左所鄭成功修
寓公之禮戊子居閩安頌監國三年歷有興化以南二十七
州縣旋失癸巳去監國號居金門凡十年壬寅成功死海上
諸臣議復奉王監國會王得哮喘疾於十一月十二日薨生於
萬曆戊午五月十五日年四十五葬於城東王所嘗游地野
史載成功沉王於海又稱王手書海外皆傳訛也沈太僕光

文挽王詩序云墓前有大湖接之卽今鼓岡湖去墓里許湖
南多石鐫王手書漢影雲根四字並鐫從亡諸臣題詠知王
嘗游息於此則墓在金門無疑惜久湮失林君樹梅訪得之
巡道周公凱書墓碑禁樵蘇加封植焉世宜懼其久而復湮
也爲記於碑願吾鄉士人歲時祭掃共護之道光壬辰月日
同安舉人呂世宜謹書

書凌約軒先生傳後

歲丙申世宜爲溪陽凌先生撰其先尊人宏度公傳先澤高
雨農先生讀畢掩卷曰諛詞乎紀實乎世宜對曰諛則何敢
溪陽純實人也肯誣其親是必實於是相與咨嗟嘆息謂當
今人心士品得如君輩列諸膠庠薰之里黨亦轉移風氣者

機也惜斯人不作又不知當時之處里黨列膠庠如君之立
心制行亦有其人與否今讀是傳而恍然矣約軒宏度公之
兄溪陽之伯父也其高風碩德不具論要其與宏度公異而
不異者其仁性之溫若一絲而一縷也其樹志之潔若一冰
而一雪也其爲義之勇誘人爲善之摯殷勤勤與今溪陽
所舉以教人者又若金之有範土之有型也凌家世固有積
德歟傳中聖人之譽語或過分然爲有道之士則斷然無疑
世有留心世道如雨農先生者讀之吾又不知如何掄揚如
何贊嘆而不能已也

書清芬遺墨後

代作

某素喜古文詞政事務閒頗以是自樂有素者輒筆應之自

得望溪刪定八家文及所與鄧少保論修三禮喪服法疏等書益歎古文必根柢經學深明義法爲之殊不易易而當時如王兆符程盞輩經望溪口講指授者悉卓卓成一家言心竊慕焉然望溪與某公論經學書又云古之人得其志則無所爲書聖賢作經亦望學者實體諸身循而行之以與民同患則又悵然自失欲焚筆硯者久之祁陽文肅公望溪高第也其曾孫練江今爲永春牧出公年譜及清芬遺墨一冊望溪少保二先生所致書中多勸勵語屬余題後憶練江其以其爲能文歟抑以某能於國史諸碑銘外更出一語以贊我公盛德大業歟夫以公之才與學且親遊望溪先生之門猶不欲以文自見則蒙如某又何所置隊歟惟是望溪少保二先生文章氣節爲中朝冠公師之友之能不失其勸勵而有以副之此則公之得於師友而體諸身徵諸民爲國家贊鴻猷敷大澤是固王程諸君子所望而却步者而謂不佞如某敢不藉以自儆飭歟敬識數語用申企慕其九書爲方內外集所不載當悉錄之以補其闕

書朱彥甫先生長豐山居圖詩序後

道光 之歲芸臬夫子自號爲撈蝦翁屬畫者畫其像自作詩識之命世宜爲書歎是年夫子方五十有 人咸異之世宜曰此非夫子之志而無不見夫子之志也夫子殆貴不忘賤歟世孰是急流勇退知止不殆如吾夫子者乎及讀朱彥甫先生長豐山居圖記并詩其意乃適與夫子合可異也

先生祖休寧而籍杭州長豐居休寧萬山之中雖宅幽勢阻
未必與杭之西湖埒而先生以先人居在是圖之記之歌詠
之且屬當代文人相與題識之是何先生之志一如芸皋夫
子之志也世宜爲芸皋夫子弟子雖未覲面先生而先生所
評定夫子女古文與所論次古今文得失世宜則嘗取而讀之
竊歎先生見識文章於夫子爲近今乃不惟其學之同而志
之同也先生益徇乎遠矣夫世之沉溺名利有禍至患及而
不知辟者矣有汨沒一生而蕩而忘返者矣先生年未滿六
十富而如貧動而思靜是先生不浮於利猶夫子之不汨於
名也雖圖中所繪不必皆真先生歸休之志亦未必即遂而
寄託襟情超然物外知與富春撈蝦翁圖像共相千古也已

世宜以不文續其後者以夫子致先生命見囑故敢獻之夫
子用以質諸先生

書陳筠竹却聘圖後

友人筠竹以不受阿鏡酒先生之聘感知已繪此圖囑世宜
題識既又索序世宜卒然無以應然不可無言夫筠竹與世
宜交且十年其詩才敏贍書法出入米董世宜知之不能必
世之人共知之今鏡涵於筠竹未嘗接杯酒又無曹邱輩爲
遊揚稱說以禮爲羅欲致之幕下是鏡涵一日之知勝世宜
十年之知也雖筠竹以先有主不受其聘鏡涵座中無筠竹
而心目中定有一筠竹矣亦知筠竹圖中無鏡涵而心目中
時時有一鏡涵矣鏡涵筠竹何相需殷而相遇之疎哉

書古器物銘拓本後

儀國與余交垂二十年嗜金石蓄漢唐石刻數百十種宋以下無論已自刻小印曰金石契以署所藏諸本余初識儀國儀國以敦煌太守碑見贈後又贈唐人石刻八九種皆其家藏副本也於是交益密得遍觀其所有或假之累年儀國雖珍惜而不余卻也見有金石諸刻輒相與討論鑒別撫弄不釋道光己丑故人郭望瑤沒所收鼎敦盤匱諸銘及錢刀各拓本皆歸於余余以其副裝潢成帙貯儀國儀國喜曰今而後金石契之名爲不虛也蓋儀國所藏豐於石而啻於金余所貯皆金也故云會儀國將之官與余別因嘆吾二人之交二十餘年如一日其趣同其好同其性情亦將毋不同耶雖間有離合聚散而余意中未嘗一日不有儀國儀國亦未嘗不有余也出而任仕儀國又將自有所以爲儀國者余不能與之同也因書數語於拓本末以識之

書小債帥傳後

西邨呂生曰余讀小債帥傳竊記東晉時有劉殷家貧稱貸但期債家後日相酬謝無多言世但以侷儻目之何帥之切切至以爲號而又傳之也不知帥篤行士也窮而有志者也行篤故人之信也深所負益重窮而有志故不受人惠自不忘人恩夫是以日切切於中書以自警歟雖然世之以帥稱雄者大都唱籌量沙虛張聲勢虞敵人之料之耳帥并不以後日酬謝期於人惟用以自警如帥者可謂不欺其志者哉

夫不欺其志必有如其志之日亦必有原其志之人償償而帥固不恨卽不克償而償家亦何恨信其志之不可奪也其貌爲個儻以爲善學劉殷卽令異時得償其果能不欺於夙夜耶故帥以恐負於人而作是傳余正以是傳知帥之必無負於人也遂書其說以附傳後帥其以爲然乎爲不然乎

書林雲衣室人典叙買琴傳後

呂生日吾讀內則及列女傳女誠女範諸書見古人閨門之內德爲本言次之容次之功又次之才藝其末也然漢以來如曹大家蔡文姬左貴嬪或書或琴史備述焉則巾幗風雅亦季世所尙哉吾友雲衣室人孝順慈惠其卒也仙江爲之傳而典叙一事人尤盡之雲衣何其幸哉余嘗耳雲衣琴莫

名其妙又不識其室人之琴與雲衣之琴高下又奚若但雲衣好琴彼能如雲衣所好不惜其有而與以成之於古賢婦何多讓焉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吾方爲雲衣誦豈意物是人非耶雲衣又何幸而不幸哉

苔岑小亭記跋

辛亥七月模庵先生以前海澄令石邑侯所作苔岑小亭記見示且索跋余讀之不覺其言之悲也嗟乎士苦無所藉得所藉矣而天或斬之人從而督責之其所藉者卒至爲所累如侯其足悲也夫夫當侯之令澄邑也亦毛義捧檄而色喜者哉乃從政未幾官旣匏落債復蝟積身羈此邦家居萬里寂寞蕭寺之中宕軼詩文婆娑竹樹其嘯歌也非卽其怫鬱

也耶余久耳侯名今讀其文若詩若書類非俗吏之所能爲而卒至於是者天爲之耶人爲之耶抑侯爲之耶吾誠不能釋然當亦模庵所同慨然也耶

勸葬錄跋

金斗玉函之說愚者或爲智者亦惑焉於是習其術者各神其說以相眩而死者之體骨遂遼緩於生者之禍福歷數十載而不能歸一抔土嗚呼何不孝不仁之甚也吾友黃君弼卿與兄瑞徵閱世之惑思有以解之輯勸葬錄一編其論切其微引確其所以破之之說至詳且盡能發人之不忍使孝弟之心油然而生汗出而不自已有心世道者之所爲也夫世之溺於術家方伎謂尺土可以獲富貴長子孫也猶夢者

之遇幻相而不知轉也無以覺之則神魂迷蕩欣羨懼戀疑懼恐愕靡所不屆醒則啞然失矣今黃君此書可謂大聲疾呼以覺之者而惑者猶懵然不悟冥然罔顧甘自罹於不仁不孝之辜豈理也哉程子有言以善及人信從者眾吾於是編云然

閨閣須知跋

代作

是書吾季父爲其女荆香妹作也妹幼慧嘗與梅修同塾所讀書論兄弟輩師稱異之塾聯後宅出入恂恂規矩端莊性成季父愛之過於男稍長課於家女紅之暇把卷長哦聲朗朗然季父體弱病喘或綿日夜不休湯藥食飲坐臥按摩霜人諸婢苦不周妹侍床側能得季父意不暫離倦則和衣假

寐以俟初季父喬寓珠浦與梅修別居歲丁亥祖母病累月家人伺疾懼弗當僉曰荆香妹善遂至家晝夜事奉祖母倚之梅修於是始嘆妹之慧於文其小者也今年及笄歸有期矣季父以妹性端好無他慮惟婦道未嫻爲書教之有句云自笑儒家無一物一囊書卷妝奩奩指此書也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之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麻桌絲繭籩豆酒漿一習諸平日故其時皆修禮教家室和平今則未易言也性成驕養甚以富貴凌其夫家勃谿詬誶之聲聞戶外皆不知古人之教者也然則此書季父爲妹作抑豈僅爲妹作哉

跋鄭古邨行狀紀遺

古邨先生學行久著於時世直心儀之未之見也今秋獲交

先生之孫直侯而先生沒一年矣始得行狀讀之悉其出處大節復讀紀遺一卷則自一語一言一舉一動無不可爲後生法蓋先生之學與行參究性命施於事爲大小精粗具有條理而直侯所以表著之者又詳且盡若是於戲先生可謂不死矣夫以先生之學與行如行狀所述已足以信今而傳後乃直侯猶虞讀者得大而遺細未足罄先生生平故爲此之補之直侯賢孝之性得於先生之養淑者亦一徵也噫先生誠今之古人哉世宜雖不獲見先生而讀直侯所撰次其大其細無異親炙又何嘗不見先生也耶

書松生集印冊末

篆刻以古拙爲上書印尤以汪氏銅印叢爲上此臆說也然

未敢以語人今年春沈松生自越來以漢宋石刻見贈喜其雅也與之遊因得觀其刀法筆法章法字法異之及閱此冊始知生之得力在是子所取以立論者亦不甚相遠也蓋此冊乃生手集秦漢以來名刻其間采之印叢者尤多語云取法於上生其善取法耶其用法而不爲法用也耶書之冊末以誌翰墨緣以訂金石契

李鏡涵明府百齡壽言

維

皇御極龍飛辛巳三神釐逆四表光被露零斯甘雲裔斯紫台璧聯珠物書太史天符旣章人瑞聿起百年期頤日使君李洪惟使君系載前紀參贊西平錦衣世美純孝白天風聞

齟齬白華朱萼歡承杖履根遺核藝漁經獵史補弟子員髻猶垂耳龍躍雲衢河澄角鯉人謂使君去天尺咫迺舉於鄉詎良于趾一行作吏學優而仕分符隆昌匪張而弛寬征薄徭醫彼瘡痍士習民風用以不靡繼令富順訟平獄理囚罔呼冤寇罔內宥草鞠圓扉烽息郊壘東海泱泱北界淡水丁巳七月使君莅止小醜煽兇立撲其燬復臺於隄復柵於境使君曰嗟姑以備爾安南僞官謀實不軌爲鴟爲梟左角右犄皇謂勿宥使君是使我軍如熊賊軍如蟻風風鼓征雨雨砲矢或獻其馘或掬其指獲厥雄狐殪厥封豕懋績

上

聞名記

御紙補授汀州

詔曰欽此巖岩汀州萬山岌義使君下車往敬用庀日濬其
隍曰植其址工輸于民財糜于己曰有膠庠尊賢造士禮樂
詩書豆觴簋簋凡茲吏治疇與倫比杜父召母方茲彌矣越
今抽簪優游桑梓事絜其綱道求在邇張其祠宇牒其姓氏
肯構肯堂或原或委子子孫孫梗楠梓杞式教式誨賤愚是
恥言物行恆邦人是視穆穆使君

聖朝黃綺穆穆使君邦家柱砥誰如使君行敦毛裏誰如使
君學博涯涘誰如使君視民如子誰如使君其心如水使君
孔威賊魄是禡使君孔武

天顏用喜使君克敬宗以永祀使君克慈繩繩靡已懿彼使

君宜綏福祉養老乞言

聖有

諭旨錫宴錫福使君是俟魯屯之山將將歸歸魯屯之水湯
湯瀾瀾使君明德永與之似願言使君介以繁祉

公祭芸皋先生文

懿矣我公自襄蒞止愛才如命視民猶子七年於茲恩明義
美惠我黎民烝我髦士追惟公德焉可殫紀撮其大凡富教
備已廈有義倉倪公是荒公命廡之買田於塘登石爲隄三
百丈強迺相迺度迺畝迺疆念民艱食念歲大匡千籌百算
日稷不違壬辰之夏我民告饑公命平糶勿稽勿遲復念孤
寡何以爲資散財命僕戶以給之公曰惠小且濟燃眉民曰

公恩如何勿思玉屏書院在城東隅榭崩棟析庭宇荒蕪公以廉倡人爭樂輸乃穹其宮乃葺其廬公爲作記教與誠俱士爲端士儒爲真儒其時高公以古自命公謂諸生今之人鏡延以爲師既忠且敬賓嘉主賢一孔一鄭循循善誘文學德行數十年來於斯爲盛金厦二島舊志缺如公命纂輯爲掌其樞古今文獻風俗隆汙上下利病施設規模如眉斯列如髮斯梳是關治異豈曰著書凡此惠政淪人骨髓公未徂東民爲公祀公之行矣民祝公社願公長生願公久視胡騷其車胡龍其尾俾我士民如失怙恃昔也扳轅棠蒨成陰今也輿櫬竹蒿成林維公之德匪淺而深維公之名視後如今名在人寰德在人心公其不死來享來臨尙饗

祭芸臬夫子文

嗚呼夫子世宜今日乃以文哭我夫子耶乃不獲以文面質我夫子耶乃卒無所成就徒以一哭謝我夫子耶世宜事夫子七年矣德不加修學不長進是大負夫子也夫何言雖然世宜自受知於夫子夫子所以待之者實有固結而不可解者又烏能已於言世宜海上一鯁生耳賦性愚拙不學無文夫子一見而假以辭色略其儀文與論古文義法及各家源流若以世宜爲可與語者世宜不自度量以文進質夫子不以爲不可教而置之重爲刪節加之評註訓誨殷殷獎借踰分此世宜所以受知於夫子者也自是凡入見必以古人相督責謂其質近可學且謂古文道息有爲之提唱者風可立

振是在有志者自是夫子凡有作脫稿副以書命世宜讀之
註之或三四易稿皆讀皆註至今所賜書成數百函焉夫以
世宜之愚之陋誠何當於夫子以世宜之不學不文又烏足
以知夫子之文之妙而夫子顧寵之異之者如此其所以委
曲而裁成者又不止如此陳扶雅先生浙江名宿夫子畏友
也使世宜見之劉五山先生夫子與商酌古文者使世宜親
之近之高爾農先生夫子以師事者也使世宜錄其文親爲
作書求正之浯江紫陽二書院講席使世宜主之凡此皆世
宜所不敢望而夫子一一爲之處然猶世宜身受者也世宜
母卒夫子以禮賻焉及葬又爲之銘以榮此非世宜所銘心
而刻骨者哉然則世宜何能一日忘夫子念夫子撫膺六年

利必思有以興之害必思所以去之獄訟必親決之牘判書
札必出自手裁暇則作古文詞不得其當不止又或爲人作
書作畫以此鬚髮盡白然喜其精神殊矍鑠也前二年病瘕
腹膨膨如甕旣而幸得瘡也去冬將別神王如昔時今年三
月知世宜將赴都門示書曰吾與汝年相近吾將解組汝乃
出山非策也又言陳扶雅先生已棄世故交零落使人悲世
宜伏讀其書決意年杪泛舟東瀛朝夕奉侍左右得以增益
其所未足豈意一旦山頽木壞至此耶豈意歸田之計未遂
而已與扶雅先生先後作道山之游耶嗚呼痛哉夫以夫子
德化之廣凡二郡一州誰不蒙夫子之賜感戴豈獨世宜一
人卽受業諸生經受夫子古文義法者與所栽培而成就者

疇不痛悼咨嗟而世宜無狀輒敢以不文之辭援而私之哭
之誠以夫子之待世宜有出於尋常萬萬此而不言是無可
言之日也夫子嘗責世宜不作文今世宜之文荒率至此則
何者報夫子乎則亦惟以夫子所以教之者痛自刻責是乃
所以報夫子乎嗚呼夫子往矣世宜實懼無所成就卽卒有
所成就亦終不得見我夫子矣夫子有知當亦聞之而慨然
也嗚呼夫子

族兄友毅哀詞

維嘉慶二十有五年九月壬戌族兄友毅先生卒痛哉嗚呼
維兄秉性甄微孝乎惟孝友愛兼施尙義嗜德不私其貲骨
肉之間令色令儀雖分其判不然其其季弟力學植爲蘭芝

式飲式食上冠下綦罔德於色實樂不疲遵道遵義視險如
夷敦宗合族一諾靡移貧交賤故傾囊倒匱當其裁制如土
以磨至我於兄匪麻匪緦而兄於我猶葉與枝膠漆言固有
時相離兄我二人罔有差池人謂我愚兄不我癡我愉兄樂
我泣兄悲兄爲我謀如我自爲我告於兄若契著龜我遊於
庠兄色嘻嘻我黜於闈兄顰其眉館我於塾爲其子師我歌
我嘯不我鞫羈謂我有言力子於耜謂我有言視弟猶兒丙
子之春我事奔馳先考寢疾兄爲延醫先考易簣兄撫其尸
我居苦塊兄日趨帷窀穸碑銘惟兄是治謂我念此能不歔
歔謂我若愚能不兄思去歲之冬兄病而萎時與晤言我已
孤疑謂厥心疾宜樂以嬉兄爲我言未爲阨危且念我羸且

隣我薰彼此告戒其樂怡怡云何七月兄已不支訖兄於弟
嗟與兄期又以時疫爰行遲遲迨報疾亟言造於茲兄鶴已
駕兄箕已騎哭兄於地手將兄髭嗚呼我兄何遽至斯以兄
之貌宜享耄耆以兄之行宜期而頤天跼地躋兄數果奇凡
諸羣季疇弗嗟咨凡諸宗郇疇弗漣洏矧我與兄曷不諱請
嗚呼兄往誰與我知哀悵我情顛倒我辭有香一炷有酒一
甌魂如有靈尙其鑒茲嗚呼哀哉

自敘

少從敬堂周夫子學聞有古文法未習也自是溺於八比二
十餘載壬辰間游芸皋師之門傳以義法復得劉五山高雨
農二先生緒論偶有作亦不多洎芸皋師五山雨農相繼謝

世益寥寥寡黨間與東谷誠甫質証一二復秘而不宣諛而
少實可悲也計錄若干首分爲兩卷存諸笥以身自少而老
所得止此亦敝帚自珍之意也

國我棄彼此告形其樂惟惟云何七月日已不支訊兄於東
臨與兄期又以時疫爰行遲遲追報疾亟言造於茲兄鶴已
駕兄箕已騎哭兄於地手將見疑嗚呼我兄何遽至斯以兄
之貌宜享耄耆以兄之行宜期而頤天跼地躅兄數果奇凡
諱季季增明墜谷凡諱宗節明亦流涕知我與兄長不諱諱
嗚呼兄往誰與我知哀暢我情顛倒我辭有香一炷有酒一
瓶魂如有靈尙其鑒茲嗚呼哀哉

白敘

此辭止此衣漸帶自筵之意也

少實可悲也情發於首句為兩卷字簡皆以自白少而告
出益寥寥哀黨則與東谷篇甫覺篇一一對照而不宜賤則

京畿金口寺卷上終

